





劉賓客文集目錄

卷第一

問大鈞賦

砥石賦

楚望賦

傷往賦

何卜賦

謫九年賦

望賦

山陽城賦



秋聲賦

卷第二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高陵縣令劉君遺愛碑

故吏部侍郎奚公神道碑

卷第三

唐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薛公神道碑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唐故兼御史中丞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隆慶卷

唐故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唐故邠寧節度使史公神道碑

卷第四

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

佛衣銘

并引

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圖

卷第五 說騷 雜記

辯迹論 雜記 九 居 蘇 駁 駁 駁

明贊論 雜記 六 駁 駁 駁 駁

華佗論 雜記 八 雜 駁 駁 駁 駁

天論上

天論中 且入 雜 駁 駁 駁 駁

卷第六 天論下

鑿藥 雜記 七 雜 駁 駁 駁 駁

嘆牛 雜記 四 雜 駁 駁 駁 駁

傲舟 雜記 五 雜 駁 駁 駁 駁

原力 雜記 三 雜 駁 駁 駁 駁

說騷 雜記 二 雜 駁 駁 駁 駁

卷第七 述病 雜記 一 雜 駁 駁 駁 駁

卷第八 辯易 雜記 九 雜 駁 駁 駁 駁

與董生言易 雜記 八 雜 駁 駁 駁 駁

卷第九 軍略 雜記 七 雜 駁 駁 駁 駁

卷第十 雜記 六 雜 駁 駁 駁 駁

卷第十一 雜記 五 雜 駁 駁 駁 駁

卷第十二 雜記 四 雜 駁 駁 駁 駁

卷第十三 雜記 三 雜 駁 駁 駁 駁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汴州刺史廳壁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汴州鄭門新亭記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管城新驛記

和州刺史廳壁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卷第九

襄州刺史廳壁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機汲記

洗心亭記

復荆門縣記

卷第十

杜司徒書

獻權舍人書

卷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二書

答饒州元使君書

答容州寶中丞書

答柳子厚書

與柳子厚書

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

與刑部韓侍郎書

與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卷第十一

讓同平章事表

謝平章事表

卷第十二

謝手詔表

謝貸錢物表

請赴行營表

謝兵馬使朱鄭等官表

賀復吳少誠官爵表

賀除虔王表

慰義陽公主薨表

卷第十三

慰王太尉薨表

謝冬衣表

謝濠泗西州割屬淮南表

謝曆日面脂口脂表

謝墨詔表

論廢楚州營田表

請朝覲表

謝春衣表

謝賜門戟表

謝男師損等官表

謝端午日賜物表

謝墨詔表

卷第十三

為杜司徒讓度支等使表

為杜司徒謝追贈表

為杜司徒讓立去思碑表

為李尹賀獻懿二祖表

為京兆常尹賀雨止表

為常尹賀祈晴獲應表

為常尹謝許折糴表

為常尹賀元日祥雪表

為常尹賀春雪表



為京兆李尹賀兩表

為李中丞謝紫雪等表

為李中丞謝鍾馗等表

為杜相公謝鍾馗等表

為武中丞謝新茶表

為武中丞謝春衣表

為武中丞再謝新茶表

為武中丞謝新橘表

為武中丞謝柑子表

為武中丞謝冬衣表

卷第十四

為竇中丞謝上表

謝中使送上表

賀收蔡州表

賀赦表

賀赦牋

賀雪鎮州表

賀平淄青表

夔州謝上表

賀冊皇太子表

慰國哀表

賀龍飛表

賀皇太子牋

賀赦表

賀冊太皇太后表

賀冊皇太后表

和州謝上表

賀改元赦表

夔州論利害表二首

卷第十五

為裴相公賀冊魯王表

為裴相公讓官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蘇州謝上表

蘇州謝賑貸表

蘇州賀冊皇太子表

賀冊皇太子牋

卷第十六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蘇州賀皇帝疾愈表

汝州謝上表

同州謝上表

賀梟斬鄭注表

賀德音表

賀赦表

謝恩賜粟麥表

慰淄王薨表

謝恩放先貸斛斗表

謝分司東都表

卷第十七

為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狀

為京兆常尹降誕日進衣狀

為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為京兆常尹進野猪狀

為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

酒食狀

為杜相公謝就宅賜食狀

為東都常留守謝賜食狀

為裴相公進東封圖狀

舉崔監察群自代狀

舉開州柳使君公綽自代狀

舉姜補闕倫自代狀

蘇州舉揚子常中丞自代狀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汝州舉杭州裴大夫自代狀

汝州進鷹狀

卷同州舉蕭諫議自代狀

上宰相賀德音狀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狀

卷薦慶士嚴誌狀

薦慶士王龜狀

卷第十八

上杜司徒啓

上淮南李相公啓

上門下武相公啓

上中書李相公啓

謝門下武相公啓

謝中書張相公啓

賀門下裴相公啓

上門下裴相公啓

賀門下李相公啓

上僕射李相公啓

謝裴相公啓

謝竇相公啓

卷第十九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常公集紀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柳君集紀

董氏武陵集紀

澈上人文集紀

卷第二十

傷我馬詞

口兵戒

猶子蔚適越戒

觀博

觀市

論書

劉氏集略說

名字說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澤宮詩

魏生兵要述

救沈志

卷第二十一

學院公體三首

偶作二首

古調二首

寓興二首

昏鏡詞

養鷲詞

武夫詞

賈客詞

調瑟詞

讀張曲江集作

庭梅詠寄人

詠古二首有所寄

詠史二首

苦雨行

萋兮吟

經檀道濟故壘

題歌器圖

聚蚊謠

百舌吟

飛鳶操

秋螢引

華山謠

摩鏡篇

有懶吟

卷第二十二

春日退朝

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舊院作

蜀先主廟

觀八陣圖

八月十五日夜玩月

許給事見示哭工部劉尚書詩因命同作  
奉和中書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十  
韻

奉和淮南李相公蚤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  
元和癸巳歲仲秋詔發江陵偏師問罪蠻徼  
後命宣慰釋兵歸降凱旋之辰率爾成詠

寄荆南嚴司空

武陵書懷五十韻

經伏波神祠

聞董評事疾因以書贈

贈澧州高大夫司馬霞寓

宿誠禪師山房題贈二首

晚泊牛渚

罷郡歸洛陽閑居

城東閑遊

罷郡歸洛陽寄友人

陝州河亭陪常五大夫雪後眺望因以留別

與常有布衣之舊一別二紀經遷貶而歸

途中蚤發

初至長安



大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觀秋稼  
謹書盛事以俟采詩者

蚤秋集賢院即事

金陵懷古

畫居池上亭獨吟

分司東都蒙襄陽李司徒相公書問因以奉

寄

奉和吏部楊尚書太常李卿二相公策免後

即事述懷贈答十韻

門下相公榮加冊命天下同歡忝沐眷私輒

味敢申賀

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

卷第二十三

登司馬錯故城

卧病聞常山旋師策勳省過王澤大洽因寄

李六侍御

謁枉山會禪師

善卷壇下作

武陵觀火詩

崔元受少府自貶所還遺山薑花以詩答之

途中蚤發

賀董庶中古散調詞贈尹果毅

望衡山

遊桃源一百韻

客有為余話登天壇遇雨之狀因以賦之  
有僧言羅浮事因為詩以寫之

秋江蚤發

裴祭酒尚書見示春歸城南青松塢別墅寄

王左丞高侍郎之什命同作

和河南裴尹侍郎宿齋太平寺詣九龍祠祈

雨二十韻

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命箏歌送酒

卷第二十四

西塞山懷古

陽山廟觀賽神

漢壽城春望

後梁宣明二帝碑堂下作

荊州道懷古

朗州竇員外見示與澧州元郎中郡齋贈荅

長句二篇因而繼和

蚤春對雪奉寄澧州元郎中

寶朗州見示與澧州元郎中蚤秋贈答命同

作

衢州徐員外使君遺以縞紵兼竹書箱因成

一篇用荅佳贐

唐秀才贈端州紫石硯以詩荅之

覽董評事思歸之什因以詩贈

松滋渡望峽中

揚州春夜李端公益張侍御登段侍御平仲

密縣李少府暘秘書張正字復元同會於

水館對酒聯句追刻燭擊銅鉢故事遲輒

舉觥以飲之逮夜艾群公沾醉紛然就枕

余偶獨醒因題詩于段君枕上以志其事

逢王十二學士入翰林因以詩贈

闕下口號呈柳儀曹

監祠夕月壇書事

戲贈崔千牛

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自武陵

赴京宿于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江陵嚴司空見示與成都武相公唱和因命

同作

徵還京師見舊番官馮叔達

故洛城古牆

元和十一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

君子

再遊玄都觀絕句

望夫石

金陵五題

石頭城

烏衣巷

臺城

生公講堂

江令宅

謝寺雙檜

韓信廟

秋夜安國觀聞笙

終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題詩

聞韓賓擢第歸親以詩美之兼賀韓十五曹

宣長時韓牧永州

寄楊八壽州

李賈二大諫拜命後寄楊八壽州

宣上人遠寄賀禮部王侍郎放榜後詩因而

繼和

贈東岳張練師

秘書崔少監見示墜馬長句因而和之

寄楊虢州與之舊姻

秋日題竇負外崇德里新居

蒙恩轉儀曹郎依前充集賢學士舉韓湖州

自代因寄七言

途次華州陪錢大夫登城北樓春望因覩李

崔令狐三相國唱和之什翰林舊侶繼踵

華城山水清高鸞鳳翔集皆忝夙眷遂題

是詩

三鄉驛樓伏覩玄宗望女兒山詩小臣斐然

有感

洛下初冬拜表有懷上京故人

尉遲郎中見示自南遷牽復却至洛城東舊

居之作因以和之

洛中酬福建陳判官見贈

始聞秋風

和蘇十郎中謝病閑居時嚴常侍蕭給事同  
過訪歎初有二毛作

訓淮南廖參謀秋夕見過之作

題王郎中宣義里新居

訓朗州崔負外與任十四兄侍御同過鄙人

舊居見懷之什時守吳郡

美溫尚書鎮定興元以詩寄賀

劉駙馬水亭避暑

述舊賀遷寄陝虢孫常侍

訓端州吳大夫夜泊湘川見寄一絕

卷第二十五

翠微寺有感

連州臘日觀莫佺獵西山

觀舞柘枝二首

君山懷古

秋江晚泊

步出武陵東亭臨江寓望

秋日送客至潛水驛

晚歲登武陵城願望水陸悵然有作

湖州崔郎中曾長寄三癖詩自言癖在詩與

琴酒其詞逸而高吟詠不足昔柳吳興亭  
如舉隴首之句王融書之白團扇故為四韻  
以謝之

為郎分司寄上都同舍

登陝州城北樓卻寄京師親友  
請告東歸發灞橋卻寄諸僚友

秋晚題湖城驛池上亭

平蔡州三首

平齊行二首

卷城西行

武昌老人說笛歌

西山蘭若試茶歌

廟庭偃松詩

答東陽子令涵碧圖詩

贈致仕滕庶子先輩

詠樹红柿子

庭竹

臺城懷古

題壽安甘棠館二首

與歌者朱嘉榮

聽舊宮中樂人穆氏唱歌

渾侍中宅牡丹二首

唐郎中宅與諸公同飲酒看牡丹

與歌者何戡

與歌童田順郎

燕爾館破屏風所畫至精人多嘆賞題之

賞牡丹

寄陝州姚中丞

奉酬湖州崔郎中見寄五韻

卷第二十六

團扇歌

荊州歌二首

南歌

宜城歌

順陽歌

馬嵬行

視刀環歌

三閣辭四首

更衣曲

淮陰行五首



競渡曲 三首

隄上行 三首

采菱行 四首

秋風引 四首

莫徭歌

蠻子歌

洞庭秋月行

蹋歌詞 四首

華清詞 二首

步虛詞 二首

桃源行

魏宮詞 二首

阿嬌怨

九華山

送春曲 三首

初夏曲 三首

柳花詞 三首

送春詞

秋詞 二首

卷第二十七

卷恭娘歌

秋扇詞首

搗衣曲

七夕二首首

龍陽縣歌首

度桂嶺歌

挿田歌

畚田作

蒲桃歌

鷓鴣吟

牆陰歌

觀雲篇

卷香潮歌

百花行

春有情篇首

路傍曲

白鷺兒

壯士行

邊風行

竹枝詞

楊柳枝詞九首

浪淘沙詞九首

瀟湘神二首

拋毬樂詞二首

楊柳枝詞二首

竹枝詞二首

紇那曲詞二首

卷第二十八

送工部張侍郎入蕃弔祭

祭秋送臺院楊侍御歸朝

送工部蕭郎中刑部李郎中並以本官兼中

丞分命充京西京北覆糧使

送李尚書鎮滑州

送渾大夫赴豐州

送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

送陸侍御歸淮南使府五韻

送太常蕭博士棄官歸養赴東都

送王司馬之陝州

洛中送楊處厚入關便遊蜀謁常令公

洛中逢韓七中丞之吳興口號五首

送周使君罷渝州歸郢州別墅五首

發華州留別侍御

奉送家兄歸王屋山隱居二首

送王師魯協律赴河南使幕

別友人後得書因以詩贈

奉送浙西李僕射相公赴鎮

重送浙西李相公頃廉問江南已經七載後

歷滑臺劍南兩鎮遂入相今復領舊地新

加旌旄

送華陰尉張若赴邕府使幕

送湘陽熊判官孺登府罷歸鍾陵因寄呈江

西裴中丞二十三兄

送常秀才道沖赴制舉

送李策秀才還湖南因寄幕中親故兼簡衡

州呂八郎中

送張盥赴舉

送裴處士應制舉自東洛歸

和州送錢侍御自宣州幕拜官便於華州親

將赴汝州途出潁下留辭李相公

送令狐相公自僕射出鎮南梁

送趙中丞自司金外郎轉官參山南令狐僕

味射幕府

奉送裴司徒令公自東都留守再命太原

奉送李戶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歸闕

送蘄州李郎中赴任

洛中春末送杜錄事赴蘄州

夜宴福建盧侍御宅因送之鎮

洛中送崔司業使君扶侍赴唐州

送河南皇甫少尹赴絳州

送前進士蔡京赴學究科

送唐舍人出鎮閩中

送盧處士歸嵩山別業

送李友路秀才赴舉

送國子令狐博士赴興元親省

送李二十九兄負外赴賓寧使幕

送分司陳郎中祇召直史館重修三聖實錄

送李中丞赴楚州

送李庚先輩赴選

送廖參謀東遊二首

送從弟郎中赴浙西

卷第二十九

贈別君素上人

送深法師遊南岳

廣宣上人寄在蜀與韋令公唱和詩卷因以

題令公手札答詩示之

送僧仲剛東遊兼寄呈靈澈上人

送僧元嵩南遊

送如智法師遊辰州兼寄許評事

贈長沙讚頭陀

送慧則法師上都因呈廣宣上人

卷秋 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

重送鴻舉赴江陵謁馬逢侍御

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

贈日本僧智藏

贈眼醫婆羅門僧

海陽湖別浩初師

觀棊歌送僊師西遊

贈別約師

送鴻舉師江南

送霄韻上人遊天台

送義舟師卻還黔南

送景玄師東歸西遊

送元曉上人歸稽亭

送惟良上人

送元簡上人適越

送宗密上人歸南山草堂寺因詣河南尹白

侍郎

卷第三十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挽歌二首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挽歌三首余嘗為之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挽歌三首

故相國燕國公于司空挽歌二首

重至衡陽傷柳儀曹

謫居悼往二首

再哭呂衡州時余方謫居

又遙傷段右丞始則因之如漢之官

傷桃源薛道士

再王思道碑堂下作東山先生嘗曰此碑刻

遙傷丘中丞

傷獨孤舍人

途次敷水驛伏觀華州舅氏昔日行縣題詩

別處潛然有感

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袁公挽歌三首

代靖安佳人怨二首

傷愚溪三首

碧澗寺見元九侍御和展上人詩有三生之

句因以和

傷秦姝行

夔州竇貞外使君見示悼妓詩顧余嘗識之

因命同作

竇夔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笙因和之

傷循州渾尚書

哭龐京兆

再傷龐尹

哭王僕射相公

傷韋賓客

再經故元九相公宅池上作



劉賓客文集目錄終

劉賓客文集卷第一

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贈兵部尚書劉禹錫

贈白問大鈞賦

中興傷往賦

始望賦

始余失臺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侯罪朗州三見閩

月人咸謂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

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

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

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

調歲二月有事于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欸  
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  
敢問大鈞其久有遇寤而次第其詞以為賦  
圓方相函乎浩其無垠窅冥翕闢乎走三辰以騰振  
孰主張是乎有工其神迎隨不見乎強名之曰大鈞  
歌以臨下乎巍乎雄尊天為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  
中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乎其運循名想象斯可以  
訊曰嘻蒙之未生其猶泥耳落乎坻埴唯鈞所措忽  
然為人為幸大矣工賦其形七情與俱嗇智不授畀  
之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人

或譽平聲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  
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乎否  
踰數而巨量雖一夫之不獲乎亦大化之攸病謹薦  
誠上問乎俛伏以聽是夕寢熟夢遊乎無何有之鄉  
抗陛級乎重霄乎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中金甲  
而煒煌領之使前乎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  
居上臨下庶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  
生類積億橐籥圜匡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嗇  
不守以愚覆為汝賦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盍求世師  
資適攸宜胡然抗志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跌

韜爾智弁無為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洩利廷前誘  
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火非熱今哀汝窮將厚汝愚  
別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予招太和而與  
居貫以待人予急以自拘道存壺奧無示四隅軋物  
之勢不作予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嗇乎且  
夫貞而騰氣者煦煦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  
輪是蹈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保鱗蜚走灌莽苞  
阜乃牙乃甲乃殛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堯各乘氣  
化不以意造賦大運予無有淋惡彼多方予自生醜  
好爾奚不德余以驟壯姑尤我以速老邪觀汝百為

又或不然赤子哇哇急其能言亦既名物幾時踰遷  
春耕其丘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粟實望所未至  
謂余舒舒欲其久留謂我瞥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  
彼薰葭之蒼蒼予霜霰苦而中堅松竹之皴皴索籜  
予不若樹筍之可憐納材葦而構明堂予固容消而  
力完揚且之替予不可以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  
皓顛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予噤危言以端誠俾  
人望之侮躓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  
余而何受教而回蘧蘧形開嚮之威神孰為來哉乃  
遽衣促盥端慮滌想委佩低簪持簿叩頰而言曰楚

臣天問不訓令臣過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愚終期以  
壽忘止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憎故術腹飽新授馳  
神清玄拜手稽首于

詔讀此砥石賦時在朗州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而傷物姬神噫濕渝色壞味  
雖金之堅亦失恒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澀不可  
拔剖其室乃出朔陽眇眇傳刃蒙脊鱗然如瘡痂如  
黑子如青蠅之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  
裹密石以遺余沃之草腴雜以烏膏切劇下上真實  
焯見躊躇四顧適余周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

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  
所以礪世摩鈍有是邪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予以利為佩遭土甲而慝作予雄鉞為之  
潛晦如景昏而蝕既予以與肌漆而為癩顧秋蓬之不  
可刺予以尚可遊乎翫辭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  
百汰之至精蟠一檢而多恙豈害氣之獨然予以將久  
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刃予以獵者之鉞不灌不淬予操  
錯銜鈎日鼓月揮予以割腴擊鮮睨燿燿以耀芒翁淫  
夷而騰羶豈不涉暑而蒙沴予以鼎用之而成妍有客  
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剗其鱗皴滑以

涓澗如衣澣垢如鼎出否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寒  
熖以破皆擊清音而振耳故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  
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鈍之有時予寄雄心  
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  
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以奏得既有  
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隨道闊狹用之得  
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此大砥以礪兆民播生在  
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天君為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  
而患乎無賢歟

楚望賦

予既謫于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與夜郎諸夷錯雜  
繫乎天者陰伏陽驕是已繫乎人者風巫氣窳是已  
囂零浮浮利于樓居城之麗譙實鄰所舍四垂無蔽  
萬景全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為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同方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天濡而雰  
土洩而汲氣罕淋清予淫氛曠曠中人體支予為瘥  
為瘵以曠滌煩予利居高于物外我卜我居于城之  
隅宛在藩落麗譙渠渠四阿垂空洞戶簇樞眸子不  
運坐陵虛無歲更周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既  
予櫺軒之外群山巖崿岡陵靡阨勢若相拱出雲見

恠窈蔚森聳露夕霞朝望如飛動簷廡之下大江瀕  
洞支流合輸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  
族聳牙屹呀秋水灌盈旋石飄沙流枿軒昂舞于盤  
渦逮及收潦澹如綠醴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未風  
起有文無聲悠遠烟絲與空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  
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如濡言鳥嚶嚶三星嚶  
其曉中植物颯以飄英雲歸高唐草薺洞庭日與天  
盡神將化弁圓方相涵遊氣杳冥熙熙藹藹藻飾羣  
形枿樹童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景曜明恢台之  
氣蒺于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瀟

沸翔禽跼墮呀味垂翅曦赫歌蒸陽極反陰二儀交  
精下上相歆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矚未瞬彌漫灑  
霽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藝空萬夫皆廢懸雷綆  
絕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澄  
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曜于丹泉上鏡下  
冰湔塵濯烟宿麗潛芒獨行高躔皓一氣之悠然潔  
有形而溢清玄杳微明而斐亶想遊目於化先夜無  
朕以徂征金霞暈乎海孺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  
如墮半沈層瀾雞啁晰而晨鳴于日荏苒以騰晶動  
植瞭于已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洵浩浩

以營營追向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  
夢還猶仿像而馳精日次于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  
水泉收脉故道脍音削衍為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  
翻紛驚鳴而決起拾綵翠于沙礫時時北風振槁揚  
埃蕭條邊聲與鴈俱來寒氣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  
容飛雨凝滴灑林通響浙瀝捐械飛電照雪以騰光  
柔蔬傲霜而秀坵躔次殊氣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  
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謠德伏波而構祠投粃粒反呂  
以鼓楫泰鱣魴而如犧蟠木覲深孽祆憑之祈年去  
癘蠲敬祇威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誠致祝卻略躡

踞

躡踞刺龍  
鬼靈光賦

動

渚居蠱食火掩水物罟張餌啗不可

遁伏顯舉潛緇晝撞夜觸設機沈深如拾于陸彼遊

儵之瑣類咸跳脫於窘束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

一目亦有輕舟軒輕泛浮挖綸徃復馴鷗相逐莫夜

澄寐嘯歌群族僮音俚態幽怨委曲逗踈析於江城

引哀援於山木巢山之徒枰木開田灼龜伺澤兆食

而播鬱攸起于巖阿騰絳氣而蔽天重歇雨濡穎垂

林巔盜天和而藉地勢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閑人逆

為末作求金渚溪淘汰澆瀾流注瀦沓繁光熠燿貪

賈來貿發於懷握無翼而飛潤于豐屋晒耕耘之悒

悒徒胼胝以自鞠我處層軒日星回還閱天數而視  
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求而  
縱觀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  
無情高莫高乎九閻遠莫遠乎故園舟有楫乎車有  
轄江山坐乎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悅臨高以觀  
物

傷往賦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遣情為智  
豈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關弗遂也  
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邑邑予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  
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莫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  
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乎盛復于衰  
猶昧爽之必莫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予曾  
旭旦而潛暉飄零日及之暮日及槿也朝生暮落一名王莖爾雅倏忽  
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暘而易晞恩已甚予  
歎絕見無期予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按來饁  
亦在林下我觀于途禪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  
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泳漣薨薨伊蟲  
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



唯而與俱物莫失儼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  
虛室自淒涼予心伊鬱心伊鬱予將語誰坐匡牀予  
撫嬰兒何所丐沐予何從仰飴襦袴在身予昔圍蹉  
跌擊囊附臂予餘馥歲蕤誠天性之潛感顧童心予  
如疑曉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減好弄之姿指遺桂予  
能認溯空帷予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予物改其容  
寶瑟偃予弦柱絕瑤臺傾予鏡奩空寒鑪委仄虛幌  
多風隙駒晨轉寤蟾夜通步搖昏予網黏翡翠芳褥  
掩予塵化蛩蛩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玩服  
儼予猶具繁華謝予焉從想翩躚於是非求僊宰與

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予不逢徒注視以窳聽  
悅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絲百哀而攻中系曰  
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一  
去無遺音悲之來予憤予心洵如行波滄浸淫悵緣  
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已焉扎苒苒生死悠悠古  
今乘彼一氣予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  
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系徒終怨於  
匪忱彼蒙莊予何人予獨累歎而長吟

何卜賦

余既幼惑力命之說予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

曉子將取質夫秉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子叟有鬻卜  
而來思乃招而祝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  
子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子久而滋蔓  
吾聞人肖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  
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及焉其猶  
合符子首圓而足方子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  
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賁居賁而未嘗剝者其  
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  
胡不禪夔何罰而蹇蹕螭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  
作舛馳似予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

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  
是非在此為美子在彼為嗤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  
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淹  
兮孰捨孰操豕喙之毒望鷄首之賤毛谷於其時  
而伯音其曹屠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  
豨作備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斷輪絡首縻  
足子驥不能踰跬前無所阻子跛鼈千里同涉于川  
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汴者之凶同藝于時其時在澤  
伊種之利乃穆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邪諒淋  
惡之同出于顧所下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夫非

我耻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為  
言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  
而俟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謫九年賦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為深愁莫高者天  
莫濬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謫至於數極  
長沙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調行當跋而天有寒暑  
閏餘三變朝有考績明幽三見顧堯之民予亦昏墊  
而有歎歎息予倘佯登高高予望蒼蒼突弁之夫我  
來始黃合抱之木我來猶芒山增昔容水改故坊童

者鬱鬱而涸者洋洋天覆地生翁予無傷彼族而居  
羣之投荒彼軒而遊昨日桁楊信及澤濡俄然後常  
稽天道與人紀咸一債而一起去無久而不還焚無  
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予貫九年而猶爾噫不可  
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化之莫及予又安用夫肖  
天地之形為

望賦

邈不語予臨風境自外予感從中晦明轉續予八極  
鴻濛上下交氣予群生異容發孤照於寸眸驚遐情  
乎大空物乘化予多象人遇時予不同嗟乎有目者

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瞿瞿  
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矐然若喪樂極者冲然無違外  
徒倚其如一中紕絲兮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晞慶  
霄兮遡阿閣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踊躍扇  
交翟兮歲蕤旗升龍兮蠖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  
瑞景於庭樹掬非烟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懽登灞  
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蔥蔥兮佳氣盤池  
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闌干避御史之驄馬逐倖臣  
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越四隩漢帝仙  
臺兮秦皇海嶠霓衣踴于河上馬跡窮于越徼紫氣

度闕而斐疊神光屬天而照耀睨眷眷以馳精從專  
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兮窮冥冥楚塞  
氣慙兮蕭關燧明暈籠孤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磧  
有疑城烟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柴  
之虛警破來馳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言於旆  
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于年光度雕輦已辭兮  
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莫葆翠華之儻來仰  
玄天以自訴况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香  
餘紈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烟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  
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墓拍琴翻朔塞之音挾瑟

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侯環珖兮思帝鄉龍  
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  
予說萬族獨舍嘯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  
情予九回腸羨環拱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諒衝斗  
予誰見伊戴盆兮何望聲平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  
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烏頭未改  
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水望如何傷懷  
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  
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回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  
為洛陽拜塵友

山陽城賦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商孫作賦  
蓋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實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恹悴春陵  
之氣予焉如陪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  
器而倒持予曾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  
維之再敷邈記陽與鄣上悅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  
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為治積非成虐文景  
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牙迄武乃獲桓靈之欲縱心  
於昏執其妖焰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予奸雄乘釁

而騰振物象准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世殫而事  
去胡竊揖讓以為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予蓋如山  
之不騫使人得譬予逐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  
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日久矣莫可追陞彼  
墟予噫嘻獨遺武予貽後王之元龜

秋聲賦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  
皆得時道行之餘興猶有光陰之歎况伊鬱老病者  
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予窅窅悠悠百蟲迎莫予萬葉吟秋欲辭

林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予臨水非吾土予  
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蔓趣寒蟬之愁至若松竹  
含韻梧楸蚤脫驚綺疏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  
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予機杼促朔鴈叫  
予音書絕遠杵續予何泠泠虛窓靜予空切切如吟  
如嘯非竹非絲當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  
苔合荒園露滋草蒼蒼予人寂寂樹槭槭予蟲唧唧  
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而  
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王之  
悲傷覺潘郎之么麼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



躬行丞祭間歲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  
祀室大和二年增新室既成祔顯考于尊位告饗由  
禮觀之者以為世程第一室曰上儀同幽州別駕府  
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曰湖州安吉縣  
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  
君馬氏配第三室曰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  
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  
曰溫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  
博陵崔氏配初周靈王太子晉遇浮丘公化為神僊  
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於秦者曰翦三世

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徵君霸霸孫甲亦  
號徵君徙居祁縣為著姓故至于今為太原人自漢  
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罔  
廣陽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  
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于太原實從義旗  
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  
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戶部府  
君幼孤以孝聞於鄉曲未冠以文售於有司由前進  
士補延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  
州饒陽尉歲滿遷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



由渭南轉河陽適逢建萬象神宮旬內吏分董其役  
因上書切諫繇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馳軺  
車聯讞大獄閩禹朔漢所至決平蚤以樂棘傷生晚  
成劇恙樂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於治  
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貢然從秋賦明年春升  
名于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層樓發德音懸文詞政術  
科以置髦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大祝未幾復以  
能通道德南華冲虛三真經進蓋屋尉天寶中歷右  
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駕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遣兵南  
服因佐閩粵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

寧江南為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溫州  
朝廷虛公卿以俟高第及聞訃永嘉人輟春罷社摺  
紳間以不淑相弔焉雖位負于道而邁德垂矩後之  
人得以續承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爾生三子  
皆聰明絕人長曰治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  
曰潔以竒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蚤  
在文士籍射策建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  
自藍田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廷  
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用免常居大僚今  
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為羽儀遂領太常其公

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鉞以伯諸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辭曰

閔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眈眈犧以潔牲案以大禋交神尚敬合魄尚氣于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筭侈袂儼恪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濡以伏以興水陸具來羶薌畢登列于園方其器增增乃禴乃嘗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幄

縮縮堂相禮成起慕涕落玄袞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與榮偕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為貴惟公之達芳名以顯親惟公之仁芳德以深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肅祗于廟之門

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為先

侯得立家廟以奉當祀制書下其奏于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於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李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埽墉以尚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謚第一室曰秦州上邽縣尉諱濬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曰綿州昌明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妣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曰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太子太保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圭入覲真拜戶部尚書進爵為魯侯既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廟是

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齊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躋而處恭終獻而沈瀾既卒事顧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謀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夫魏顆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已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為晉卿始封于魏自萬至穎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蚪仕拓跋魏為燉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占數為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為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之玄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

耀而德已基惟太保府君志為君子儒以經明居上  
第調補陽安縣主簿歷正平尉汾州司法叅軍陝州  
大都督府兵曹終于太原府首掾始以顯經進既仕  
勞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辨而工司  
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  
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克齒耄獨享天爵故休祐集于  
身後徽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  
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  
為令稱一作四進太保五為上公先夫人亦四徙封密印纍纍邦  
族聲慕生三子皆才彭陽公為嗣次子從端實肅給

今為檢校膳部郎中參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監察  
御史令主柱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綽綽然真令兄弟  
唯彭陽以詞筆取科名累參侍從由博士主尚書牋  
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為冠擁節總  
戎率身和衆留惠于盟津變風于浚都言方略者以  
為能夫浚師嘆喏難治乘釁竊發寢成習俗莅止五  
載飲和革心束馬來朝熊羆隕涕問公還期觴必祝  
之留為常伯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  
翹瞿瞿盡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  
能慕休惕乎霜露齋莊乎廟祧睦其仲季施及鄉黨

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于碑以代夷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  
卜用柔日醴醎必芬牲牲博膾遵鯢在堂蕭管在庭  
孝孫烝烝躬若奉盈低簪委紳薦俎登鉶盥饗交感  
涕流緣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丕祉  
工祝告訖退循軒祀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  
之寵光佐憲皇穆穆皇皇西省東臺迭為侍郎國之  
大政咨爾平章敬宗凝旒俾鎮雖立入為地官令守  
東州彭陽之忠厚宜介福以壽東郊既登可復朝右  
絲絲其胄系于周舊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大和紀元

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巳酉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  
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決于骨髓安能久而  
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士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  
劉君之德詣縣請金石刻縣令以狀申府府以狀考  
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  
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  
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  
人心者揭于道周云涇水東行注白渠醜而為三以

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  
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顛其腴每歲以尹一人  
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寢失根本涇陽人果擁  
而顛之公取全流浸原為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  
田獨肥它邑為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  
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榮勢足以破理訴者  
覆得罪繇是咋言不敢言吞冤銜忍家視孫子長慶  
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燥疽在身  
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  
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令

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二  
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覃為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  
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  
上盡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  
常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錄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  
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  
口謠手運不屑鼙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  
賂術士上言田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  
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  
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顛血汚車

苗丞相彭原公歛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怙第未周知情偽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脉宣氣蒿荒漚冒迎耜澤澤音釋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鋪前定孺直告已事君率其寮躬勞侏之烝徒謹呼奮襍襖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擗姦犯豪卒就施為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

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攤其衝為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攤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以籌畫于東諸侯遂參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為檢校屯田郎中無侍御史幹池鹽于蒲錫紫衣金章歲餘以課就加司勳正郎中執法理人為循

吏理財為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  
惠風而惜其捨去發於胸懷播為聲詩今采其音而  
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  
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繫兮劉君  
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  
聞天積憤刷兮沉痾痊劃新渠兮百畎流行龍馳兮  
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  
兮去翱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  
詞兮昭懿績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  
月甲子薨于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  
歲臘月丁酉葬于萬年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  
為諸侯為大夫門戶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  
于我阡云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為車正以功封  
于薛下故以降為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為  
京兆人隋唐之際再世以明經為博士家有賜書曾  
祖簡亦以文學為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繹仕至光州



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  
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  
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茗之秀  
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  
鄉賦暨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  
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日授弘文館校書郎  
時德宗新即位聲怛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  
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  
寮以自大遂嘿表公為介換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  
方為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寧壽春養志

盡敬丞相楊炎勇於用才擢公為左拾遺奉安輿而  
西未幾再集荼蓼居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  
急變黃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既  
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  
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回入尚書為司金元士且  
參權筦之務有頃持愍冊宣恩于薊門將行錫銀朱  
於青蒲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外郎是曹在南宫為眉  
目在選士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絲棼盤錯一瞬  
而剖時文昌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  
遷中書舍人執事者緊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

文飾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  
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病復  
奏咸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  
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尹坐譴已又逮繫其吏  
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  
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  
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  
年即真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  
物論以公媿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  
遣如第且敕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

不起聞上震悼加等公娶琅邪王氏石泉公之曾孫  
友壻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二子敬則歷太  
僕少卿今為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  
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詞藝似續登文  
科歷左補闕今為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炅舉進士  
最小子某咸砥礪纂修宜為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  
之光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  
舉則在西省薦權丞相由右史掌訓詞在中銓表揚  
僕射由地曹郎綜吏部二公後為天下偉人凡執文  
章權衡以揣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

章句披沙剖璞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鑒  
移于大治則鎔範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  
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  
薨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子在郎位被霽澤再追  
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制用三公  
云銘曰  
仁麟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于人倫惟唐德宗  
道顛漢宣責實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雋賢  
從難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瑟然可為大僚  
左右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輜軒既執刑柄亦操吏權

陽和熙熙貯在顏間守法持正疑如秋山火不侵玉  
倖臣畏服鳳鳴祥烟梟噪位跽帝方倚用天不假年  
公寐無寤其名愈遠門人達者赤舄玄衮公居甚卑  
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冒貴之里  
螭首龜趺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

劉賓客文集卷第三碑

唐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薛公神道碑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唐故無御史中丞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唐故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唐故邠寧節度使史公神道碑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

道碑

薛在三代為侯國介于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為齊

所并其公子犇楚錫土田于沛漢末避仇之成都曹  
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為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為夏車  
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烏奕冠世言氏族者  
署為關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服錫爾子孫  
世世有之公諱審字某魯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  
行歷尚書郎雒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雋材刺  
三郡金密縣皆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  
門侯烈考承矩以文止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  
之覆露補崇文生歲滿得調主簿書于毫之譙苦二  
邑又尉于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

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為對乃授監察  
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鴈門主穀糴具舟楫  
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為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  
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汴河  
北行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回遠  
必克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  
奉賜飛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內史未幾淮海  
節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  
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  
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申命真相趙國公帶

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  
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簾幃器備乃曰信  
竒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為泗濱守既報  
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  
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音寨家梓筏者與華言  
不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說元和十年某月  
某日薨于位年六十七贈左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  
氏無兒蚤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  
節度使說之女生子凝為嗣季子茂弘以諸侯禮儀  
返葬故里娥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曰開成

凝為平盧從事謹按令甲礮碑石來乞詞以垂于悠  
久初公治粟于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  
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尚書為郎  
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召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  
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間關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  
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為根抵誠明枝葉之直方為天  
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繇此道也公初下世故人  
丞相李太師誌其墓其略曰弘深莊重幹敏絕人此  
與遊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翰淪鼎氣歆雲散為昌光凝為賢人常侍之生

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誥誥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  
尺木為階欵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宣朔方邊師萬喉  
俟我羸糧汴于黃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阜衣挽航  
膺索臂孤穹廬在旁虜聞公名憚不敢攘安北以南  
列城相望率有儲待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  
淮海軍大往為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于泗  
乃廉于閩閩悍而囂夷風脆急恩信綏之安然如塾  
閩方不淑天奪其福公薨于寢玄頽以復天王廢朝  
贈之金貂每每晉原鬱矣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蕭  
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  
暨學舍于允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且  
董淮揚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  
荒階不足回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  
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為兵衝連戰交梓率無寧歲耳  
說鉦鼓不聞弦歌目不知書不害為智爾來生聚教  
養起居祖習壹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為擇賢  
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  
年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

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潁水之瀕城池  
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枘枝梧載堅  
載塗黜焉陵虛寢廟弘敬齋宮嚴闕軒墀廡廡儼雅  
清潔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飾觚稜中設黼幄嚮明  
當宁用玉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  
魯及門覩奧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籩豆  
青黃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陞降之節  
遵國章也藏經于重檐斂器于度櫝講筵有位鼓篋  
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灑埽有  
廟幹公又割隙地為廣圃蒔其柔蔬而常菹旨蓄之

禦備捨已俸為子錢權其孳贏而鹽酪釭膏之用給  
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  
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縻勇爵戴鶡冠  
者徃徃弭雄姿而觀習禮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  
縵胡者不敢侮逢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  
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  
名悰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三帝碩  
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  
統名曰通典藏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脩之刑  
乎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



公門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  
故不得讓遂銘于麗牲之碑銘曰今幸部軍前之師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闢嘖嘖亦有儒宮  
軋于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向學王化之始  
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  
祁祁胄子入于門牆如造闕里春誦夏弦載颺淑聲  
風于閭闔浹于郊坰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  
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語  
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魯有泮林  
鳥革其音許崇學教民說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  
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  
師崔公神道碑

太師名倬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于營丘  
子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于崔遂以為氏後十  
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  
又十五葉生琰為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為七  
兵尚書七兵之弟曰寅為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  
孫始以門子補鄭州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  
處伯仲間以友聞讀易至編絕以精義聞至德中戎

羯猾夏王師出征公少有竒志思因時以自奮乃作  
伐鯨鯢賦上獻既聞爾矣果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  
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寮屬表  
公為介轉臨晉縣丞處繁應卒銛刃不頓府罷再遷  
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為戶部侍郎掌邦賦急於  
用材薦公為監察御史主河東祖庸之務尋轉侍御  
史充京東平糶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機儲精治本  
有漢宣與我共理之歎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  
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詔書顯揚  
就加真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為丞相制國用

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戶部郎中兼侍  
御史幹池鹽于蒲修宇益謹衡石煎和既精飴散乃  
盈商通而荐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絀網而國用益饒  
歲杪會其所入羸羨什百詔下褒其能轉吏部正郎  
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材  
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某月某日遘  
疾終于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愍冊贈鄭州刺史賚錢  
三百萬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成周  
之偃師從世墓也累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  
司倉參軍咸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邠及公時已

為左拾遺後至太常次曰鄴至太府卿次曰郾至外  
臺尚書次曰郾今為廷尉次曰郾至執金吾季曰郾  
今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臧冠族  
以蘋繁組紉輔佐君子為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  
忠厚訓誡諸子為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  
踐祚澤流自葉長子郾時為詞臣草冊書以文當進  
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優詔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  
士林聳慕皆自痛其不及郾為太常鄴為大農咸白  
髮貴緩以奉膳羞諸季各以簪裾給事左右愉愉然  
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子貴累封贈至涼

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  
九是歲十月某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  
自中書舍人為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  
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為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  
文昌宮其間三人歷八侍郎統而論之三大卿兩連  
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為世雄與姑  
臧李范陽盧世為婚媾入于姻黨無第二流言門閥  
者許為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璜為吏  
部郎瓘為司勳郎其它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詵詵然  
魚貫而進文業甚似而孝謹不衰猗歟君子之澤其

所從來遠而有光乎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  
詔于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嘗事于家禮成起慕情  
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  
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敬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  
條白事功咨於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  
柔日告于廟盡誠也儀甚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  
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于道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為之冠瞻其門墻倬若雲漢善積家肥  
子孫多材如彼榱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  
炯如貫珠焯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

亦既暨茨生逢艱虞戎夏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  
兵興事叢飛輓四馳歷踐劇職視屯如夷乃生平糴  
乃分竹使治粟為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為利泓  
使車來思剡弊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贏奏課連最  
德音褒明就加執法好爵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  
生樹德本沒揚淑聲上聞軫懷俯樂為停贈祿之禮  
侔于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丘種德乃稔身後  
家有令子妻為壽母三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  
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鳴環交響庭戶  
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為甲族今為興門天爵人爵

蔚然兩尊先德蔭之默如重雲孕和舍粹濯潤本根  
景亮之原圖書之川陽陵帝壇旁礪回環世安其神  
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于碑前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  
神道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  
僂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為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  
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為并州刺史子  
孫因家遂為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

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  
下雋傑著書行於世既沒謚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  
為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  
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  
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  
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  
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東臯子文章高逸傳乎人  
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間  
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雅有遠志常自忖  
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厚自淬琢於春

秋得其公是於禮得之約僑居淝水上躬督穡事善積於已而淮楚間羣彥多與之游公歎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聞去聲俾家聲不頽今夫以文學芒洋當世者誰如華卿庸自棄耶入謀于閨門咸以外言為是因決策而西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梗楠生于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眄歎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主者書記于嶺南授正字叅謀于淮右進協律郎其後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為上介官至兼監察御

史司憲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內歷侍御史改尚書戶部外郎復為知己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為尚書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狷直為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閣上為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為憂求為虢州刺史宰相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迹而固公雅為今揚州牧

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其號略贊皇入相擢為  
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薦居數月遷河南尹  
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  
之時論不以為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體度風采  
而別白區處之宣城國之奧壤其治在東吏惠下蘇  
罷羸驚剽輕而勞徕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檢  
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羣務舉遇中貴人  
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於理  
三者具求政之有裨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  
二月八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

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于河  
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于滎陽  
鄭氏生三女而沒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方亂矣猶  
子前太原府參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蚤孤荷  
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書司  
管鑰以俟其長竊懼世父之德音不敬思有以垂于  
後者以誠告于從叔大司農復命曰俞謹礱貞石以  
乞詞無忽余昔為郎與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  
墓誌即令丞相益州牧趙郡李公之文自稱為忘形  
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

取羔鴈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水趙哲隴西李行方  
吳郡陸紹梁國劉蕢博陵崔珣人咸曰得士夫揚州  
少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六從事才不一  
也而畢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  
隋有文中紹敬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  
鍾于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麓中沫後大  
蘭牙茁然秀出叢薈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勇於退  
其道愈光哲者知之寘于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為郎  
以和佐戎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駁政守于三川  
頑民底定乃鎮于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

問誰詢謀濟濟君子問誰出內潔潔廉士道本乎心  
暢于四支治本乎正形于百為黠吏斂手齊民揚眉  
江淮藪空夜析弗施公卧于齋邦民悽悽公衣升屋  
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翬言旋棠樹未老周人慕焉  
熊耳之陽泱泱洛川佳城在茲既固且安松楸颺然  
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阡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  
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  
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碓朔野其後因



社中國遂為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  
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  
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蚤以武勇  
絕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  
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  
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為之碑其名益顯公即  
侍中之元子母曰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  
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為  
書生元和中太尉愬為魏帥下令掄材於轅門取大  
將家翹秀者為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

效文職太尉深竒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叅軍長慶  
二年常山衆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於帳下沂公  
發跡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  
兵問罪于比疆且報家禍布旣啓行士氣不振渙然  
內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  
先侍中時為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  
野闕然推戴之請為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驛上聞  
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真侯命之實有魏土  
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叅軍兼  
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於父

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  
賢士心侮之目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  
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令臣家父侯母封化為貴  
門君恩至矣非痛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讖  
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于家乘時蹈機  
禍不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  
既叶萬眾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  
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  
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既貳軍政事如命卿  
弛張損益得以參決潛革故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

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  
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  
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下  
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  
一識承明廬詔允之遂赴北闕下得覲於便殿上曰  
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慮陰為寇謀  
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瀝款於賓筵  
爾母抗詞於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啓發出於  
爾心今滄海底平策勳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為  
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三州為

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  
遷讓已爵禮無違者翌日詔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  
之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  
生變聞泰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長號因  
葬于洛陽之邙山冀國夫人祔焉寢苫枕塊以所仇  
同天為大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為右金吾將軍  
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即路間歲擢授鄜  
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  
一歲入為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  
授鉞于邠土孟秋至治所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

展和鸞條草之儀薨于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  
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  
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琅邪王  
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煥生七  
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  
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請曰娶不恤  
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以傳于後也  
君子以為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鍾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  
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頰鉦鼓心說文字

虎穴之中生此騏驎大和紀元滄景不度子弄父兵  
跳浪海壖有隣陰交蝟起雞連詔下薄伐良隅騷然  
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為子  
陳謀盡詞興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效節精貫神祇  
滄波底寧王師褒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昨元子  
別建旌麾一門四節焜燿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  
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干雲之臺列缺焚之哀哀孝嗣  
丁此大酷迎護幃輶葬于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縗服  
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離陰白馬  
暨于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祿綺紈之間珪組纍纍

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有子穉齒行號執禮  
歸窆蒿里洛水之陽循卽之趾昭尊穆敬幽顯同理  
舊松新栢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千萬祀

劉賓客文集卷第三

劉賓客文集卷第四碑下

釋門銘記附宗

宗

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大

言辭佛衣銘并引

言辭佛衣銘并引

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儼公碑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融大師新塔記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大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鑿實廣州牧馬惣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以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習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鑿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

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鑿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沒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

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  
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  
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  
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也

奉詔撰佛衣銘并引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  
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  
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  
達摩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

行乎復闕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  
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  
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  
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  
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  
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唐故衡嶽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破榮  
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攝  
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

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為  
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為上  
首津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  
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為正法焉公號智儼曹  
氏子世為郴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  
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九年樂為僧父不能  
奪其志抱經筭入岫嵎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  
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我入明門不住諸乘我行  
覺路徑入智地居室方丈名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  
賓禮嗣曹王臯之鎮湖南請為人師自是登壇莅事

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瓔  
珞為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  
有為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  
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顛  
頂與門人告別即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  
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邪余不得而知  
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于寺東北隅傳律弟  
子中巽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璨與其徒圓靜文外  
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詞  
乃作長句偈以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  
士以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徒宗  
奧昔幼無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  
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  
席之名兮與湘流而不已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  
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  
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為  
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

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  
絜然貫殊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  
羣書既而歎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  
句曲依僧旻改逢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  
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  
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  
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  
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  
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為天人師者皆  
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

香不絕龕坐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閏百為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脩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於真實相深達焉常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甄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知歸撞鐘告白龍象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

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為也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寢息

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  
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弘以權實  
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  
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覲福罹於苦者證業以  
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  
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形政不及  
曲為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  
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為世導師  
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  
為戲十三慕道遵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

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蘊聲扣  
之斯應陽燧合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  
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  
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  
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為心經行不倦愍彼南  
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  
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  
者漸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矇洞開荒憬潛革邑  
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股  
引僧舍身心恒寂象馬交馳墮其去來皆得利益踰

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  
脩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于荼  
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衰真子號呼圍  
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十百焉於戲肖圓方之  
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故殊相以現靈亦猶  
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  
聞法之上首曰甄升乃率其徒圓寂道弘如亮如海  
等相與投淚具役建塔于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  
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  
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

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為  
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  
一謬謂余為習於文者故輿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  
其先師德音與時寢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颺  
于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敬  
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

如來說法徧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為禪至道不二  
至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  
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  
端如貫珠一室寥然高山之隅為法來者千百人俱

裔民嗷嗷戶有屏渠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  
度門斯盛合為一乘散為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定  
絕緣離覺乃得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  
常圓者性本無言說付囑其誰等空無得後覺得之  
像閔虛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佛薪盡于乾竺而象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為淨  
土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  
為彌勒像者重于鈞睥容瑞相人天兩足晁氏卒事  
而它工未備故寓于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

瞻禮發信赤肩白足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  
積十餘年得信財無量繇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  
力四輩增增工麾以眩中樞外脉陰轉陽動欵如地  
踴岌如山行大匠無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跣金獸捧  
持藻井花鬘葱籠四垂邑人膜拜如佛出世法照以  
願力能就泣于佛前因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此寺  
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庫皇唐神龍中為水所壞有  
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頓錫不去遂移於今  
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經始與克修皆蕃僧  
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夔人姓穆氏年十

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二十年甲申  
歸此寺願崇建有為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  
左右逮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佛說華嚴經直入妙覺不由諸乘非大圓智不能信  
解德宗朝有龍象觀公能於是經了第一義居上都  
雲華寺名聞十方沙門嗣肇是其上足以經中九會  
纂成華藏俾人瞻禮即色生敬因請余讚之即說讚  
曰十刹華嚴信地無量  
清淨不染花中蓮捧持世界百億千踴出香海浩無

邊風輪負之晝夜旋大雄九會化諸天釋梵八部來  
森然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綃素  
色相全是色非色言非言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右門街大達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  
祠形馬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  
輝繡于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大和四年蜀帥非將  
材不修邊備南詔君長謀得內空乘隙至入鬪于城  
下或縱火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脩廊委為寒燼如  
是者再歲帝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

環視故地寺為焦墟載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  
乃命主俸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為經營之基自公來  
思蜀號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決  
川乃傾囊褚乃出懷袖勝因化愚慧力攝慳男奔女  
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指眾徒藝者運思以役眾  
技斤鋸磨礮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巧者效能欸自火  
宅復為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妍華夷縱觀萬目同  
聳既告訖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是都  
人舞抃而謠曰  
昔公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

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  
月而日之時大和某年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  
氏其它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寮將  
吏若僧徒偕籍之而刻于石

劉賓客文集卷第四

劉賓客文集卷第五

論上

吳文辯迹論一首

明贄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天論上一首

天論中一首

天論下一首

辯迹論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污崇視輔臣之用  
否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  
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  
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  
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  
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為迹也吾



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  
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戒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  
以必取當守而歎曰得李靖為帥快哉靖時告老且  
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  
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  
非不克之為慮居功之為慮也古之為將度柄輕不  
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  
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  
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  
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  
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  
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籠久矣其後敬玄擅  
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  
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  
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  
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  
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  
無以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  
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  
芳在上臭達于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也  
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汚內  
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於諸侯執  
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  
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  
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  
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  
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  
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

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今由士為大夫捨雉而  
執鴈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  
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  
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  
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  
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  
弘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  
善猶諭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  
分明矣求刑賞之僭濫得乎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  
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  
鼠輩邪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賢編醫不能生  
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  
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  
能返其志執柄者之志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  
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  
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  
惑者復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  
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邪

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  
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  
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  
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  
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  
能衆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  
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  
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  
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猶以可懲為故  
事矧它人哉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蔬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疔贅癩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蕃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

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堰洩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草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

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  
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  
大無異果蔬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  
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  
果蔬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  
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子而信子之仁義  
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蔬癰痔草  
木邪

甚望泉田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  
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  
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  
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音異霆震于畜木未  
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善跖躄焉而遂孔顏焉  
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  
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  
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  
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  
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

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  
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  
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  
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  
藝樹陰而摯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竅堅液礦  
研鎡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  
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  
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  
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  
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

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肆類授  
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  
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  
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  
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  
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  
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  
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  
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  
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

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不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於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吳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榭飽于籩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預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

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  
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乎人已信矣古之人曷  
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濼溜伊洛者疾  
徐存乎天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  
之沂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  
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  
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  
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  
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陷危而僅存亦天  
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

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  
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  
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  
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  
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  
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溜之覆也勢有疾  
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  
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  
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  
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



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  
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  
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  
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  
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荅曰若所謂無形  
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  
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  
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  
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  
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

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  
能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  
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  
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  
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  
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  
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  
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

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  
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  
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  
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  
類曰生按尚書傳云海隅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  
蒼生謂草木也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  
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  
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  
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  
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毆由是

而言天預人乎

劉賓客文集卷第五

劉賓客文集卷第六論中

因論七篇

劉子問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為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為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鑿藥

訊眊

嘆牛

傲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鑿藥

劉子問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

煬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  
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輒者造焉而善馳矧  
常病也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脉觀色聆聲參  
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聲乖  
所由致也今夫歲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為美疹  
之囊橐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丸可無方寸以授予  
曰服是足以淪昏煩而鉏蘊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  
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  
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臆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瘳絕  
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

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闕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  
難遭已顧醫之態多齷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盍重  
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徂既效猜至  
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  
周體如疔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吒曰吾固知夫子  
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  
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  
以安神易則兩躋明矣苟循徃以御變昧於節宣矣  
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毗增增扶班  
白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  
宋人梁人亳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  
聞隴西公暘轂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  
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侏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  
之格歟碩鼠已歟瘕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  
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釁而武臣顛焉牧守由將  
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  
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鷲其理而蜂其賦民  
弗堪命是軼于它土然咸重遷也非貼危擠壑不能

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  
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  
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  
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  
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  
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  
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  
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  
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  
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子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

何足之病歟今穀棘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瑰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為君畢詞焉我僦車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掣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輒不債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脂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羸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卜剛日矣是牲也當要平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窶且無長物

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輟然而咄曰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齧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為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叩牛角而嘆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負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骸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困遊江上傲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既釋紼纒榜人告予曰方今湍悍而舟監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衽以窒之灰以瑾之軒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霾晶而莫進風異響而湍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檣弭櫂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遊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尚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竅隙潛澍渙然陰潰至于淹簣濡薦方卒愕傳呼跳登墟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

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歸予兢惕也汨洪漣而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鄰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劒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紵邇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為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

師頃其至則佗焉五革咸頌其體毅其容動晴曄如  
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任由將授也  
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  
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扶鼎如飛者綯  
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償者履巨石而齋如流者  
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詰於儒家者流  
有客慄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  
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袍服我之力異然以道  
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羸  
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

駢籛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  
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  
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  
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  
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  
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于  
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積  
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侯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  
我與歟



伯氏佐戎于朔陸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  
之稊糝飲之汚池廐櫪也止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  
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治于肆肆之馭  
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割矣有裴氏子羸  
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  
相術於馬也尤工覩之周體眙然視聽然笑既而抃  
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覯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  
精妍態宛如鏘如擘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  
然矣顧其維駒藏銳于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說乎  
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聲平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

閑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言竦馬遂傲其僕蠲其皂  
筐其惡蚤其澁糲以美薦秣以薊粒起之居之深之  
拒音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  
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買也  
微予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  
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  
也謂將蹄將齧抵以過策不知其籟雲耳昔之噓呼  
也謂為疢為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  
雖曠日歷月將頓踣是以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言  
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穀皮乎客謬

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為之若此矧德蘊乎心者乎斯後古之歎予不敢歎體意無意無味以藥石不效其能王侯失以是問也陰神能述病於以與藥石不效其能王侯失以是問劉子嘗涉暑而征執攻于膝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予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疹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怠其說倦眠于衾而興馬倦隱于几而步馬面不能罷類髮不能指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疎錦如復瘳于躬進藥

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睨然執枵圈侍予于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諱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諄諄而答云已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問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歎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顛廐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

社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哉  
新章貴學其生師  
無益釋道以公以私  
命之聖知同德道之  
思日趨其所亦不味也  
無以能遠乎計而能之  
之同而能之是月  
劉賓客文集卷第六  
相野野  
之對已歸

劉賓客文集卷第七 論下

與董生言易

辯易九六論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它日子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請徵諸撰著夫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故易繫注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變而遇多

與歸奇而為九再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為八三變如  
之是老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餘  
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已故易繫注云坤一爻  
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  
少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有  
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  
少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三十有二  
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  
少少為定位故曰舉老而稱亦曰尚變而稱且夫筮  
為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為坤者

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在左氏國語有之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  
變爻故不曰有所之按次二世而為屯屯之六二為  
世爻震一世而為豫豫之初六為世爻屯之二豫之  
初皆少陰不變斯非八乎卦由老數而舉曰六筮由  
著數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傳有之曰穆姜薨于東  
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  
艮下之隨☱震下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  
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  
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

以為東宮實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說于姜也何則卦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其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良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良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臻極之理也劉子曰余與董生言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余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然而世人往往攘臂于其間曰生之名孰與類達著邪而材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未

嘗有聞人明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特貌從者什一二焉嗟乎由數立文所如皆合昭昭乎若觀三辰其不晦也如此然猶貴聽而賤視斷斷五然莫可更也矧無形之理不可見之道邪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

第一指 餘一益三餘二益二 第二指 餘一益二餘二益一 第三指 與第二指同

右揲著數 掛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偶第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人極法天故同

第一指 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遇三遇二並謂之火與一同 第二指 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第三指 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右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

四運之得九為老陽故易繫云乾之策二百一  
第十有六注云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

第一指遇四益四與掛一為九第二指遇四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第三指遇四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四策  
四運之得六為老陰故易繫云坤之策百四

十有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一百四  
其十有四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第二指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第三指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  
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為主通計二十

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遇四益四并掛一為九第二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第三指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少以多為主通計一十七

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五第二指遇多謂三四也並止於八第三指又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四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為主通  
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

少陰

第一指遇多謂四也止於九第二指又遇多謂三也止於八第三指遇少謂一二也止於四  
右初指第二指並多第三指獨少以少為主通

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

少陽

第一指遇少止於五

第二指又遇少止於四

第三指遇多止於八

右初指二指並少三指獨多以多為主通計一

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為少陰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

之隨夫艮☶☶艮上之隨☶☳震下唯六二爻不動餘五

畫變變者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夫屯

☶☳震下坎上六位畫不遇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即以世

爻為占按屯是坎宮二世卦故以一為占則遇八夫

豫☶☳震上坤下是震宮一世卦以初六為占亦遇八韋昭

於此注云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為屯坤下震上

為豫言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

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所以筮史占之謂閉而不通

者爻無為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謂陽爻九一文

當二百一十六言三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謂陰爻

十六者舉老陽也二十四策六爻當百四十有

四言二十四者舉老陰也 凡三百有六十當蕃之口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六十四卦都三百六十四爻陰

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四性皆三百六十四爻  
陽爻一爻三十六策合為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  
爻二十四策合為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柔太  
陰之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剛少陰之  
象也少陽之剛有始有牡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牡  
有究因綜四象之變而成八象焉八象之位而八卦  
之本列矣注云太陽始動施于太陰而生震象之七  
謂少陽之七再動于牡而生坎象之七  
謂再索而三  
為震初九

動于究而生艮象之七  
謂三索而太陰始動施于太  
陽而生巽象之八  
謂少陰之八再動于牡而生離象  
之八  
謂再索而三動于究而生兌象之八  
謂三索而  
是以九六七八分為八象

右大衍論

國語又云董因迎公子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  
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  
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云泰三至五震象為侯陰爻  
不動其數皆八與貞屯悔豫義同劉子曰昭此說用  
互體有震按董因之言天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之爻夫泰乾坤體全內外位正內為身外  
為事卜得國事也以外卦為占六五居尊位故統論  
卦下辭曰小往大來爻遇歸妹故曰天地配亨何必  
取互體也

劉賓客文集卷第七

劉賓客文集卷第八記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和州刺史廳壁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元和十四年春二月王師平河南負固之地十有二  
州憲宗視地圖戶版俾參其地三月有詔其以曹濮  
隸鄆為一隅按部三郡統兵三萬乃新其軍錫號天

平蓋承天威以平暴悖志動揚休在稱為雄新邦始  
袞汚俗猶用朝廷草之以漸故命功臣或辦吏以帥  
焉大和三年冬天平監軍使以故侯病聞上方注意  
治本乃以牙璋玉節畀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  
狐公曰子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  
弼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吾四支公西拜稽首登  
車有耀不踰旬抵治所夾清河而域之惟鄆州在春  
秋為須句之國涉漢為濟東蓋禹貢兗州之域宣精  
在上奎為文宿畫野在下魯為儒鄉故其人知書風  
俗信厚天寶末大憝起於幽都虜將因兵鋒取其地

右勇左德積六十年公之來思如古醫之治劇病宣  
洩願養氣還神復大凡抗詔條國式於身以先之示  
菲約以裕人信賞罰以格物物力日完人風自移涉  
月報政踰年鼎治牙門之容暨暨而恭壘門之容侷  
侷而和里中之容闐闐而遂勞者以安去者以歸分  
星不搖田祖降福凡革前非罷供第無名錢歲鉅萬  
菽粟如之錦繒且千兩去苛法急徵毀家償租之令  
故流庸自占四萬室衆無吁咨和氣乃來三田仍稔  
草木咸瑞豈偶爾哉初斯堂西墉有刺史記而元戎  
雄尊之位虛其左方豈有待邪公命愚志之俾來者

仰公知變風之自大和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記

草木海游汴州刺史廳壁記

本朝以浚儀為汴州刺史治所自隋醜新渠吸黃河而東行州舍其區為天下劇內屏王室東雄諸侯居無事時常帶廉察使兵興已還益以節旄用人得否繫國輕重長慶四年詔書命河南尹敦煌令狐公來莅來刺錫之介圭使印兵符汴人交賀者驛騰貴惟是邦始都于魏惠王始郡于宇文周星躔回環天駟垂光地為四戰故其俗右武人具五都故其氣習豪公自為宰相時已熟四方之利病凡所戾止參然前

知既視事三日挹群吏與之言曰吾食止圭田吾用止公入凡宅給過制傷廉浼潔者悉罷之壹歸乎公歲凡曲防苛禁不情乖體者悉剋之壹出乎令典凡關征船筭奪時專利者悉更之壹遵守詔條然後刑麗事而詳賞以時而均興學以勸執示寬以化勇居數月而汴州人恂恂然無復故態明年大成議者若曰奕奕浚都國之咽喉咀清嚙和旁暢四支東夏黠馬由我以肥是浚之治非所澤乎所履而已初公七代祖在隋為納言大業中持節居此亦號刺史距今餘二百年公實能似既拜闕發魚書合左右契由作

階躋遐踵前武歆然如聞其馨香肅然如覩其形容  
信乎君子之澤遠而有光輝也它日命遊梁客志之  
書于廳事謹按前賢之在此堂者張平原首之陸氏  
撰節度使記揭于東壁詳矣今公命為刺史記書于  
右端謹月而日之以公為冠大和元年夏五月某日  
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定五經書于論  
堂東西廂之壁辯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  
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之而歸

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崩剝污蠹泯然不鮮今  
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  
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  
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  
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  
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  
之際無迹而尋堂皇觀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  
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讐校  
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  
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

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逢掖者鑽仰而已於  
是學官某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  
且歌之曰  
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  
摹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歌  
以時切切祁祁不教不嬉庶乎道人來采我詩時余  
為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  
宜附于藝文云

汴州鄭門新亭記

亭于西門尊闕路也實相公以心規群僚以辭叶而

百工以樂成斧斤無聲丹素有嚴主人肅容落以金  
石走鄭之門嶽為右垣黃河一支滉漾北軒前瞻東  
顧薨動軌直含景生姿遡空欲翔汴城具八方之人  
殊形詭言而耳目一說初公來臨擁節及門馭吏曰  
此鄭州門公心非之若曰野哉居無何即舊號而更  
之曰鄭門故事王人大僚之去來元侯前驅翊門而  
旋率立馬塵室中挹策為禮公心不然之乃下亭令  
于執事按亭東西函丈者三之有奇而南北五之有  
贏樂縣宴豆前後以位棊闔對明弭撤順時修梁衡  
建中虛上荷圓脊方廉高卑中經簾鑪茵帶文旒皖

榻儲以應粹周用而宜乃命尹闈視亭長抱闈視掌  
固啓閉拚除是謹是攷錫命賜昨勞迎贈餞我當躬  
行汝先汝蠲挾膳提醪生芻縞衣我寮展事靡問文  
武汝唯汝從凡入而修容凡出而修軼褻威儀勿  
籍勿訶繇是貴人稱諸朝群吏詠於家行者誇于道  
與人同其安者人人驛其聲而吟之始乎譏諷而成  
乎龐鴻欲無文字不可也公遂條白其所以然遠命  
學古者書之公姓令狐氏以文章典內外書命以謦  
明登左右相以飛語策免以思材復徵自有浚師無  
如今治文武兩熾其古之大臣歟

大壘林居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古諸侯之居公私皆曰寢其它室曰便坐今凡視事  
之所皆曰廳其它室以辨方為稱今年鄭州刺史楊  
君作東廳既成而落之且以書抵余為記按國章以  
甲乙第方域大凡環天子之居為雄州鄭實通王畿  
故望雄視其版多貴人且當大達故務劇君侯始來  
三日司稅掾舉七縣董祖之吏累百君曰此百勝也  
悉罷之用戶符而輸入益辦司貢掾舉梨林之征請  
戶曉君曰盡弛之勿籍用平賈而果益精里無吏迹  
民去痼疾授牘占租如臨詛盟土毛人力日夕相長

故周歲而完焉比年而愈肥雖軍興餽旁午大將  
牙旗往復相踵而里中清爽雞犬音和人既寧而物  
有餘政既成而日多暇園視舊宇宜有以更之且書  
得時亦以謹始因列名氏授受月而日之庶乎繼踐  
于茲者知貫珠之首其山望澤浸土風毗俗與前賢  
之耿光備于正位有天寶中詞人杜頴之文在大和  
四年某月日

管城新驛記

大和三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  
大達肘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

于城中驛遽不時四門牡鍵通夕弗禁請更于外隧  
永永便安制曰可守臣奉詔無徵命無奪時糜羨財  
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晉說琢石而紀曰  
在兌之方面玄負陽門街周道牆蔭行栗境勝于外  
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暨塗宣督銳甃剛滑術精于  
內也遽廬有甲乙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卧囊橐  
示禮而不恩也內庖外廡高倉邃庫積薪就陽時芻  
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役夫有區師行者有  
饗亭擊行者有別邸周以高墉乃樓其門勞迎展蠲  
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嵩丘雲煙四時

萬象來既于我走穀奔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  
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弘農  
人鄭為雄州非聞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選  
于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  
果於從政而決行其言惜乎未施於大也

和州刺史廳壁記

歷陽古揚州之邑於天文直南斗魁下在春秋實句  
吳之封後為楚所取秦并天下以隸九江而六為九  
江治所晉平吳復隸淮南至永興初自析為郡益之  
以烏江宋臺建目為南豫州又益之以龍亢梁之已

北齊圖霸功擁貞陽侯以歸王僧辯來迎會于茲地  
二國和協故更名和州陳隋間無所革國朝因隋武  
德中更龍亢為含山初開元詔書以口筭第郡縣為  
三品是為下州元和中復命有司參校之遂進品第  
一按見戶萬八千有奇輸緡錢十六萬歲貢織紵二  
筐吳牛蘇二鈞糝鱒九甕茅蒐七千兩鎮曰梁山浸  
曰歷湖田藝四穀黍全六擾廬有昔酒庖有腴魚神  
仙故事在郊在藪玄元有臺彭鏗有洞名山曰雞籠  
名塢曰濡湏異有血閭祥有沸井城高而堅亞父所  
營州師五百環峙于東南瀕江劃中流為水疆揭旗



樹苑十有六成自孫權距陳出入六代常為宿兵之地多以材能人處之本朝混一號為善部然用人差輕非復曩時之比也始余以尚書郎得譴刺連山今也由巴東來牧考前二邦之籍與版圖纔什五六而地征三之寃其所從來生植有本女工尚完堅七經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夫尚墾闢功苦戀本無即山近監之逸市無嗤眩工無彫形無游人異物以遷其志副徵令者率非外求凡百為一出於農桑故也繇是而言瘠天下者其在多巧乎寶曆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其未開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文皇帝初元始畫天下為十道古荆梁之地舉曰山南厥後析為東西天漢之邦實居右部按梁州為都督治所領十有五州縣道帶蠻夷山川扼隴蜀故二千石有採訪防禦之名兵興多故其任益重澄清節鉞二柄兼委建中末德宗南巡狩偃翠華而徘徊蕭勺之音洽于巴漢戡難清宮六龍言旋迺下詔復除征繇升州為府等威班制與岐益同地既尊大用人隨異故自興元至大和五十年間以勳庸佩相印者三以謏明歷真相者九由台席授鉞未幾復入相者

再馬嘉落震耀冠于天下去年夏四月今丞相趙郡公徵還秦階遂命左僕射燉煌公往踐其武歸之也相及公而十馬初公自河陽節度使入操國柄其後鎮宣武以禮悛獷悍治天平以清去培克居大鹵以仁蘇荐饑今來是都躡二三大君子之蜀道同氣協無所改更如鼓和琴布指成韻羌夷砥平旱麓發生人無左言樂有夏聲俗既富庶居多間暇園視府局素闕者補之先是公堂嘗為行殿人不敢斥別營侯居應門有閱祭戟未具公乃條白上言詔下有司可其奏軍門肅清方有眉目趨而入者聳然生敬焉惟

梁山國也其節用虎出揚其威入貯宜潔舊處仄陋黷其雄稜公遂分宅之別齋且據便地署曰節室卜剛日乃遷焉敬君命而壹民心軍中增氣而知禮戟衣既垂師節既嚴流眄屋壁見前修之名氏列于坐右第以梁州刺史鼎興元尹記與今稱謂不合因發函進牘于不佞且曰我已飾東壁以新志累子於是按南梁故事起自始登齋壇之後為記云時開成二年歲在丁巳春二月某日記

知梁州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爾卿

族歸民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其  
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較下政事以試可為元侯  
乃付印綬進秩大宗伯兼御史大夫玉節獸符鎮于  
媯墟公拜手稽首曰臣融敢揚王休于天漢之域既  
蒞止咨于群執事求急病者先之咸曰華陽黑水昔  
稱醜地近者嘗為王所百態丕變人風邑屋與山水  
俱一都之會目為善部矣唯驛遽之途歎危隘東其  
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願指耳於是因年有秋因府  
無事軍逸農隙人思賈餘乃懸壑山刊木之傭募其  
力揆鑕鑿撞秘之用庀其工具昇輦畚鍤之器膺其

要礮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說使之令既下奮行之  
徒全集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劔閣千一百里自散  
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黯董之自褒而南  
逾利州至于劔門次舍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穎  
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星馳並山當蹊頑石萬狀坳者  
堙者兀者鋸者磊落傾欵波翻獸躡熾炭以烘之嚴  
醢以沃之潰為埃煤一簣可埽棧閣盤虛下臨咸呀  
層崖峭絕朽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鈎欄狹逕深陁  
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惑  
郤曲稜層一朝垣夷興役得時國人不知繇是駛行

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孳行者家以安貨行者肩  
不病徒行者足不蠶乘行者蹄可剗公談私詠溢于  
人聽伊彼金其牛而誘之以利冒若戎子其民而來  
之以義乎既訖後南梁人書事于牘請紀之以附于  
史官地里志

劉賓客文集卷第八

劉賓客文集卷第九記下

夔州刺史廳壁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機汲記

洗心亭記

復荆門縣記

夔州刺史廳壁記

夔在春秋為子國楚并為楚九縣之一秦為魚復漢  
為固陵蜀為巴東梁為信州初城于讓西後周大總  
管龍門公拓王述登白帝歎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  
于合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隋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  
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州為夔州七

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二十九郡開元中猶領七州  
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嗣道王鍊為  
太守賜之旌節統夔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為州偃  
節于有司第以防禦使為稱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  
版圖方輸不足當通邑而今秩與上郡齒特以帶蠻  
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嘗參軍事修圖經言風  
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著于壁云凡名殊  
必以國事建必以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  
史中山劉某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此郡於天文與荊州同星分田壤制與番禺相犬牙  
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嘗隸三府中而別合乃今  
最久而安得人統也按宋高祖世始析郴之桂陽為  
小桂郡後以州統縣更名如今其制誼也郡從嶺州  
從山而縣從其郡邑東之望曰順山由順以降無名  
而相歆者以萬數回環鬱遶迭高爭秀西北朝拱于  
九疑城下之浸曰湟水由湟之外支流而合輸以百  
數淪漣汨瀟擘山為渠東南入于海山秀而高靈液  
滲漉故石鍾乳為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鮮而撫卉  
物柔澤故紵蕉為三服貴歲貢十筭林富桂檜土宜

陶旄故侯居以壯聞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  
麗聞環峯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毆溫交戟不勝觸石  
轉柯化為涼颼城壓赭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  
而散襲山逗谷化為鮮雲故罕罹嘔泄之患亟有華  
皓之齒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涼墟也永貞元年  
余始以尚書外郎坐黨累出補茲郡居無何吏議以  
是遷也不足庾其責故道貶為朗州司馬後十年詔  
書徵還抵京師俄復前命佩故印綬而南曩之騎竹  
馬北向相僕者咸仕郡縣中鞞來迎下車之日私言  
且笑既視事得前二千石名姓于壁端宰臣王駿偉

卿劉冕儒宮嚴士元聞人韓泰僉拜焉或久於其治  
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宮翹顯載于歌謠余不佞  
從群公之後肇武德距于今凡五十有七人所舉者  
四君子猶振裘之於領袖焉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  
四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機汲記

瀕江之俗不飲於鑿而皆飲之流予謫居之明年主  
人授館于百雉之內江水汙汙周墉間之一旦有工  
爰來思以技自賈且曰觀今之室廬及江之涯間不  
容畝顧積塊峙焉而前耳請用機以汲俾蠢然之狀

莫我過已予方異其說且命之飭力焉工也儲思環  
視相面勢而經營之由是比竹以為畚寘于流中中  
植數尺之臬輦石以壯其趾如建標焉索綯以為絙  
縻于標垂上屬數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勢如張弦焉  
鍛鐵為器外廉如鼎耳內鍵如樂鼓牝牡相函轉於  
兩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修綆下絕盈器而  
圓軸上引其往有建筵之駛其來有推轂之易瓶緇  
不羸如搏而升枝長瀾出高岸拂林杪踰峻防刻蟠  
木以承澍貫修筠以達脉走下潺潺聲寒空中通洞  
環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蠲入爨而錡釜以盈

餽餽之餘移用于湯沐涑澣之末泄注于圃畦雖澆  
湧于庭莫尚其需洽也昔予嘗登陴攔然念懸流之  
莫可遽挹方勉保庸督臧獲輟而挈之至于裂肩龜  
手然猶家人視水如酒醪之貴今也一任人之智又  
從而信之機發于冥冥而形於用物浩漾東流赴海  
為期幹而遷焉遂我願指鄉之所謂阻且艱者莫能  
高其高而深其深也觀夫流水之應物植木之善建  
繩以柔而有立金以剛而無固軸卷而能舒竹圓而  
能通合而同功斯所以然也今之工咸盜其古先工  
之遺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為我也智盡于一端

功止于其名而已噫彼經始者其取諸小過歟  
洗心亭記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章章躡名山俯大江荆  
吳雲水交錯如繡始予以不到為恨今方弭所恨而  
克所望焉既周覽讚嘆於竹石間最奇處得新亭形  
焉如巧人畫鼇背上物即之四顧遠邇細大雜然陳  
乎前引人目去求瞬不得徵其經始曰僧義然嘯侶  
為工即山求材槃高阜虛萬景至來詞人處之思出  
常格禪子處之遇境而寂憂人處之百慮冰息鳥思  
猿清繞梁歷椽月來松間彫鏤軒墀石列筍簷藤蟠

蛟螭修竹萬竿夏含涼颺斯亭之實錄云爾然上人  
舉如意挹我曰既志之盍名之以行乎遠夫余始以  
是亭園視無不適始適乎目而方寸為清故名洗心  
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某記

復荆門縣記

直故郢北走之道其聚邑曰荆門揭起重關殿于樂  
都名視縣內之制居殷形束之要故吏師重焉通外  
民之底貢會南藩之述職故賓禮蕃焉其肇允經營  
實王孫昌夔居荆以表之命行名建而締構之弗暇  
無幾何有由勇爵而授赤社于茲者徼馳名於省番



謂相沿為非智因請罷去其號發踐更以董之有司  
不能端究事本循空言而可其奏繇是分地征以歸  
它邑野之人有回遠之歎廢文吏而顯成督行之旅  
有誰何之難是利不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馮而南斯  
為畫疆抵郡之路貫其七舍持瑞節而銜急宣之使  
蓋陰相交遂使服縵胡者備問俗之對執刀匕者申  
籩牽之禮是敬之不反賓也君子病之如是幾二十  
歲距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上游德及於人大  
建長利俾無遺害乃外濟群欲內張全摹周圖經制  
條白于狀昌言既從公議攸同忘勞之徒樂用之工

載大其門載高其墉徑術脉分闡閭架空然後析便  
地以肥之建其官以司之糜羨財以償其力役汰冗  
食以資其秩稍田里不聞於徵令縣官無減於歲入  
越某月既成而落之官修其方人樂其居將迎犒飫  
之儀展殿置符繻之事舉成夫有伍公吏有職由彙  
而分率無踰閑入其封者可以知教元和元年四海  
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宮三年公以介圭入覲途出  
斯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頌于道周距躍而謠曰起  
我堙廢而完之徠我蕩析而安之昔室于墟風搖雨  
濡自公優柔郭開盈兮昔飲于滄夏溷冬枯自公感

通感沸生兮淑旂之華兮四牡之駢徯公之還兮觴  
以祝之卻略踰躑百形一音公為駐錯衡而勞之有  
以文從公者紀事于牘且曰民可懷也盡命夫學舊  
史之事以志焉公不得讓而從之走是以有授簡之  
辱初公以縣之之便聞于上也禹錫方以郎位貼職  
于計曹章下之日得以省事逮今以遷人獲宥于善  
部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於拜命無宰讓於傳信無  
愧詞以為古之創物建庸宜于人民而得其時者則  
必誇其事功為後代法雅有營謝美召伯也傳稱城  
沂賢為教也賦水泉原隰之狀志慮事命日之規當

書而詠之細亦弗可畧也是用謹其本始而存乎篇  
俾後之視今者知楚郊之令典云

武陵北亭記

郡北有短亭繇舊也亭孤其名地蔽其勝前此二十  
石全然見之建言而莫踐去之日率遺恨焉七年冬  
詔書以竹使符授尚書水曹外郎竇公常曰命爾為  
武陵守莅止三月以碩畫佐元侯平裔夷降渠魁又  
三月以順令率蒸民增水坊表火道是歲大穰明年  
政成農緣畝以勇勸工執技以思賈因民之餘力乘  
日之多暇乃顧其屬曰郊道有候亭示賓以不恩也

雖聞茲地韜美未發豈有待邪自吾之治于斯也購  
徒庀材大起堙廢未嘗植私庭罄燕寢役必先公人  
不余瑕調賦幸均矣城池幸完矣而重浹辰之役掠  
苟簡之問卒使勝躅冒沒猶璞而不攻懼換符之日  
遠復齎恨無乃遺誚於來者乎言得其宜智愚同贊  
於是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居要去凡木以顯珍  
茂汰污池以通淪連自天而勝者列於騁望由我而  
美者生於頤指箕張筵楹股引房櫳斧斤息響風物  
異態大道出乎左藩澄湖浸乎前垠仙舟祖軼繇是  
區處九月壬午工告休亭長受成赤車威遲予以落

之肅賓而入園視有適沈水北澳陽山南麓點焉遽  
遽雄殿郊隅前軒舒陽朱檻環之舞衣回旋樂筵參  
差北廡延陰外阿旁注芊眠清泚羅入洞戶初筵脩  
平彫俎靜嘉林風天籟與金奏合亦既醉止州從事  
舉白而言曰室成于私古有發焉矧成于公庸敢無  
詞觀乎棼楹有嚴丹雘相宣象公之文律曄然而光  
也望之弘深即之坦夷象公之酒德溫然而達也庭  
芳萬本跗萼交映如公之家肥熾而昌也門闢戶闔  
連機弛張似公之政經便而通也因高而基因下而  
池躋其高可以廣吾視泳其清可以濯吾纓俯于達

惟行旅謳吟是采瞰于野惟稼穡艱難是知雲山多  
狀昏旦異候百壺先韋之餞迎退食私辰之宴嬉觀  
民風於嘯詠之際展宸戀於天雲之末動合于誼匪  
唯寫憂公曰夫言之必可書者公言也從事不以私  
視予余從而讓之是自還也其可乎迺授簡于放臣  
俾書以示後後之思公者雖灌叢萋草尚勿翦拜矧  
翬飛之革然石刻之隱然歟

劉賓客文集卷第九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書

上杜司徒書

獻權舍人書

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二書

答饒州元使君書  
答容州竇中丞書

答柳子厚書  
與柳子厚書

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

與刑部韓侍郎書  
與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上杜司徒書  
時元和元年

月日故吏守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劉某謹齋沐

致誠命僕夫持書敢獻于司徒相公閣下昔稱韓非  
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為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  
為著于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  
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於它書矣而獨深悲  
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小人受性顛  
蒙涉道未至末學見淺少年氣粗常謂盡誠可以絕  
嫌猜徇公可以弭讒愬謂慎獨防微為近隘謂艱貞  
用晦為廢忠芻狗已陳刻舟徒識晉獲隨足悵然無  
知事去凝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說司馬子  
長之深悲跡符理會于古相見雖欲勿悲可乎大凡

怕人之所以靈於庶類以其能群以勝物也烈士之  
所以異於怕人以其伏節以死誼也然則交相喪者  
世與道難合并者機與時是以有死誼之心而卒不  
獲其所者世人悲之獲其所矣而一旦如不得終焉  
者君子悲之世人之悲悲其不遇無成而虧故其感  
也近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喪故其感也深其  
悲則同其所以為悲則異若小人者其不幸歟間者  
昧於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飛謗生釁終成公議抵刑  
旬朔之間再投裔土外贖相公知人之鑑內貽慈親  
非疾之憂常恐恩義兩乖家國同負寒心銷志以生

為慙雖欲瀝血以自明籲天以自訴適足來衆多之  
誚豈復有特達見知者邪遂用詛盟於心不復自白  
以內咎為誹謗之具以吞聲為窒隙之媒庶乎日月  
至焉而是非乃辨會友人江陵法曹掾韓愈以不幸  
相悲且曰相國扶風公之遇子也厚非獨余知之天  
下之人皆知之矣余聞初子之橫為口語所中獨相  
國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則為之流涕以訣又不得  
已而譴則為之擇地以居求之於今難與侔矣抑余  
又聞曩子之介于司徒府奉誠敬於山園上公亟稱  
於人以為不懈于位今則有修儀以贊其詔相者有

備物以贊其容衛者七月禮畢一朝慶行誥言敬之  
授以顯秩子獨足趾一跌而前勞併捐祝網之辰動  
絳踈目可封之代乃為窮人斯常情之所悲矧知子  
之厚者夫踣者思起必譁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  
求醫子宜譁於有力而呻於有術如何以箱口自絕  
為智以甘心受誣為賢噉然自咎求知於默彼李斯  
逐焉而為上卿鄒陽囚焉而為上客二子者豈默以  
求知者邪若可訴而不言則陷於畏可言而不辯則  
隣於怨畏與怨君子之所不處子其處之哉韓生之  
言未及竟而小人不知感從中來始赧然以愧又缺

然以慄終悄然以悲悲斯歎歎斯憤憤必有泄故見  
乎詞敢聞左右投所閔也嗟夫人之至信者心目也  
天性者父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而於竊鈇而知心  
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  
賢之可疑况乎道謝孔顏恩異天性是非之際愛惡  
相攻爭先利途虞相軋則釁起希合貴意雖無嫌而  
謗生魯酒致邯鄲之圍飛鳶生博者之禍伯仁之殺  
由偶對伯奢之寃以器聲動罹險中皆出意表雖欲  
周防亦難曲施加以吠聲者多辨實者寡飛語一發  
臚言四馳萌芽始奮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

嗚呼人必求知不能自達何投分效節有積塵之難  
何諧行愛弛有決防之易何將進之日必自見其可  
而後親何將退之時乃人言其否而遂棄良由邪人  
必微邪謀必陰陰則難明微則易信罔極大甚古今  
同途是以前修鑒其若此姑以推心取信不以循迹  
生嫌由是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罵已食子盡節  
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麤違命也推其仁可以屬國  
若謂其孝於親未必能忠專於夫未必能貞忍於子  
未必能忍於其它仁於獸未必能仁於其類則是天  
下之人盡不可信而盡可誣固不然也凡人之行已

必恒於所安苟非狂易不能甚異小人自居門下僅  
踰十年未嘗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無遁逃言  
行之間足見真態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鑒于  
今苟謂其嘗掩人以自售矣嘗近名以冒進矣嘗欺  
謾於言說矣嘗沓貪於求取矣嘗狎比其瑣細矣嘗  
媒孽其僚友矣嘗矯激以買直矣嘗詖譎以取容矣  
嘗漏言於咨諏矣嘗敗務以簿書矣有一于此雖人  
謂其賢我得而刑也豈止於棄乎苟或反是雖人謂  
其盜我得而任也庸可而棄乎由是而言小人之善  
否不在衆人所以受譴已還行及半歲當食而歎聞

弦尚驚不以衆人之善為是非唯以相公之意為衡  
準自違間左右亟蒙簡書慰誨勤勤窮賴增感伏想  
仁念必思有以拯之况禮道貴終人情尚舊嘗盡其  
力必加以仁於犬馬之微有惟蓋之報顧異於是豈  
無庶幾儻浮言可以事久而明衆嗤可以時久而息  
弘我大信以祛群疑使榮榮微志無已矣之歎觀乎  
異日得夷平民然後裹足西向謝恩有所復以塵纓  
鬢貌稱故吏於相門此言朝遂可以夕死何則復於  
變者其義重拯於危者其感深睽而後合示終不可  
睽也否而後泰示終不及否也獲寶於已喪得途於



既迷與夫平居不為艱故所激者其味異矣伏以大  
君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分之氣懸象廓無私之  
照渙汗大號與人惟新昭回汪濊旁下郡國投荒為  
民者咸釋拳拮遂還里閭繫於稍食猶在羈絆伏讀  
赦令許移近郊今武陵距京師贏二千者無幾小人  
祖先壤樹在京索間瘠田可耕陋室未毀濡露增感  
臨風冰懷伏希閱其至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補吏  
置籍於滎陽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楸誓當  
齋志沒齒盡力於井臼之間斯遂心之願也如或官  
謗未塞私欲未從雖為裔民乃有善地則北距灃浦

資宿春而可行無道途之勤蠲僕賃之費重以鎮南  
用和輔理扇仁風於上游霽嚴施惠得以自遂斯便  
家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者處之乞恩於指  
顧之間為惠有生成之重雖百穀之仰膏雨豈喻其  
急馬嗟哉小生仕逢聖日豈曰不辰知有相居豈曰  
不遇而乘運鍾否俾躬罹災同生無手足之助終歲  
有病貧之厄孰不求達而獨招嫌孰不求安而獨乘  
次賦命如此雖悔可追湘沅之濱寒暑一候陽鴈繞  
到華言罕聞猿哀鳥思啾啾響異莫夜之後併來愁  
腸懷鄉倦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

安高堂悲愁惴慄常集方寸盡意之具固不在言身  
遠與寡捨茲何託是以因言以見意恃舊以求哀敢  
希末光下燭幽蟄孤志多感重恩難忘顧瞻門館慙  
戀交會伏紙流涕不知所云禹錫惶悚再拜

不遠而來獻權舍人書

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薦寵始見知名衆之  
指目忝閣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琢靡遺分  
陰乃今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謂何  
是用顛顛懇懇於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沈  
溺於浮華時態衆尚病未能也故拙於用譽直繩朗

鑿樂所趨也故銳於求益今謹錄近所論撰凡十數  
篇靳端較是非敢闕于左右猶夫礦朴納於容範嘗  
聞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  
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  
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  
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者疇能自  
異今閣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之曩日而鄙生所賦  
或鉅於梅花則沈泥干霄懸在指顧間其詞汰而喻  
僭誠黷禮也繫游藩之久覲尚舊而霽嚴禹錫惶悚  
再拜

再拜 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書

閣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群從率先行古占數為京兆人且命使者修敬於鄙薄缺然不敢當此之重洪惟閣下世雄朔易四姓之冠其宗勳有八柱之貴其碩德有三老之重因都入雒錫之土田自生齒已上列于侯籍與夫其先嘗為編戶民者大殊謹按永徽格貫在兩都者無害為本部官蓋神州赤縣尊有所厭非它土之比實待罪輦轂下閣下宣風江漢為諸侯師介圭入覲必參大政其展禮措事宜為群倫

所觀非據之榮赧然汗下不宣實再拜

第二書

實白前辱閣下書厚自枉屈執州人之禮無示移群從書明所以去河南從京兆為望之旨於古儀為得然而通行之自久或獻疑焉是以前書不敢不逡巡牢讓亦有以發閣下之雄辨使矚然為世程者今月某日函使至果貽理言大明時人之所以失而我獨障頽波而逢其原既一辭不獲命又學淺不堪徃復敢不敬從前史稱以大將軍而有揖客豈不為重循汲直之言則有以略其禮而增高者今鄙人之不讓

適有以增閣下之重耳實白

答饒州元使君書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禮以  
及用通經以知權視陰陽慘舒之節取震競澤濡之  
象知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於委瑣先鄉社  
之治以決于舉郡首隊伍之法以及于成師猶言數  
者起一而至萬操律者本黃鍾以極八音誠通人之  
說章章必可行者也鄙生涉吏日淺嘗耳剝老成人  
之言熟矣今研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  
喜未嘗不至抃也故揚榷所見以累下執事云蓋豐

荒異政繫乎時也夷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  
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發敘重輕之道雖歲有順成  
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蕩析  
也徒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  
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銛筭之機或行則姦不  
敢欺此政之助也則有以其弛張雄雌唯變所適古  
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當有二也顧遭時不同  
耳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之則思濫濫則  
迫利而輕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為吏者率以仁恕  
顯武宣之民亟於役為吏者率以武健稱其寬猛迭

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奪耳  
太史公云身脩者官未嘗亂也然則脩身而不能及  
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已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為有志  
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杼軸罷於征徭則曰司牧之  
道莫先於簡廉奉法而已其或材拘於局促智限於  
罷懦不能斟酌盈虛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為簡以清  
一身為廉以守舊弊為奉法是心清於棖闌之內而  
柄移於胥吏之手歲登事簡偷可理也歲札理叢則  
潰然攜矣故曰身脩而不及理者有矣若執事之言  
政詣理切情斥去迂緩簡而通和而毅其脩整非止

乎一身必將及物也其程督非務乎一切必將經遠  
也坊民之理甚周而不至皎察字民之方甚裕而不  
使侵蟬知革故之有悔審料民之多撓厚發姦之賞  
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關於猾吏逋亡之責不遷  
於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敗汰不急之用以嗇財為  
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推是言按是理而篤  
行之烏有不及治邪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垂空文  
耳有人民社稷固可踐其言也瀕江之郡饒為大履  
番君之故地漸甌越之遺俗餘干音翰有畝鍾之地武  
林有千章之材其民牟利鬪力狃於輕悍故用暴虐

聞重以山茂槓苦金豐鏹齊民往往投鎡鎡而即  
鏹鑄損絲帛而工寡擷乘時詭求其息倍稱間聞主  
分土者盡籠其利而幹之坐簿書舛錯為中執法所  
劾事下三府以受賕論其刑甚渥于今列郡不寒而  
慄彼邦人聆其風聲固曰彼浚民者上罪之若此其  
念民也至矣今二千石以前失職非其罪執事者即  
人心而用之彼邦人是必翹然須其至而安矣以思  
治之民遇習治之守欲不至於富庶得乎昌黎韓宣  
英好實蹈中之士也前為司封郎以餘刃剗劇于計  
曹號無逋事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庭堅仲容之族

也坐事為彼郡司馬更閏餘者再焉是必能知風俗  
之良窳采察之善否盍嘗問焉足為群疑之寶龜也  
至於否臧文律戢玩之戒均權以制動函隸以稔勇  
平居使不墮萃聚使不譁坐作疾徐心和氣振誠纖  
悉於所示也故置之以須執事異日承進律之命握  
獸符而駕寅車然後貢其瞽言重曉左右耳

卷容州實中丞書

健步劉子良至猥奉書教以愚為希儒之徒重言一  
發華衮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官者為不  
鮮矣求其知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詬

病耳今夫挾弓注矢逝空而發者人自以為皆羿可  
矣移之於澤宮則噤而不敢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  
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蜩蟬相喧不啻於穀弓射空  
矢者孰為其的哉異日兄道大行則言益重使儒者  
之的懸於舌端不得讓也由是知尊教之喜可勝既  
乎間承得一二易生列侍絳帳荒服之外持經鼎來  
爭捐珠璣以易編簡不疾而速其君子之德風歟而  
裔憬俗已丕變矣顧其風候非民和可移地泄恒燠  
冬無嚴氣其在嗇神以佐藥無味以禦稜所謂養賢  
以及萬民順之時義不可不順苟以有待及物為心

則養已與養民非二道也矧群情之顛顛乎禹錫再  
拜

答柳子厚書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  
書僅千言申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  
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  
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  
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齋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  
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  
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癰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

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發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守索居三歲理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箏郭師墓志一篇以為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

柱差

楚宜反

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

器存布方用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號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槩耳不宣禹錫白

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書

禹錫再拜初兄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鼎以之烹小鮮惜乎餘地澶漫而無庸也愚獨心有槩焉以為君子受乾陽健行之氣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以充吾道是宜寄餘術百藝以洩神用其無暇日與得位同久欲以是理求有得於兄而未有路會崔生來辱書教果惠以所著奇方十通商古今之宜而去



其并猥以一物足以了病者居多非累試輒效不在是族或取諸屑近亦以擯拾慮怕人多急忽不省必建言顯白揚其功於已然其它立論率以弭病於未然為先而攻治為後言君臣必以時言宣補必以性言砭火必本其輸榮言被攘必因其風俗齊和之宜炮剔之良暴灸有陰陽之候煎烹有少多之取撓猷反勞以制駛露置以養潔味有所走薰有所歸存諸臆悉易則生患非博極遐覽之士孰能知其所從來哉愚以多病猶省為童兒時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醫巫家鍼烙灌餌咄然啼號巫媪輒陽陽滿志引

手直求竟未知何等方何等藥餌及壯見里中兒年齒比者必睨然武健可愛羞己之不如遂從世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於群方為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識榮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脉以探表候而天機昏淺布指於位不能分累菽之重輕第知息至而已然於藥石不為惜矣爾來垂三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內疾輒良已家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者頃因欲編次已試者為一家方書顧力不足今兄能我先所以辱旣之喜信踰拱壁有以賞音適道耳常思世人

居乎不讀一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之手至于甚殆  
而曰不幸豈真不幸邪甚者或乘少壯之氣笑人言  
醫以為非急昌言曰飽口飽腹藥其如我何所承之  
氣有時而既於禱神佞佛遂甘心焉兄以愚言覆觀  
之其人固比肩耳前蒙示藥焙法謹如教地之慝果  
不能傷雖訖音胡水瀉喜速朽者率久居而無害萬  
物不可以無法謂生不由養致其誣乎山川匪遐事  
使之遠形不接而諭者莫賢乎書臨紙悵悵不宣禹  
錫再拜

與刑部韓侍郎書

退之從丞相平戎還以功為第一官然猶議者嘆然  
如未遷陟此非特用文章學問有以當衆心也乃在  
恢廓器度以推賢盡材為孜孜故人心樂其道行行  
必及物故耳前日赦書下郡國有棄過之目以大國  
材富而失職者多千鈞之機固省度而釋豈鼯鼠所  
宜承當然譬諸螫蟲坯戶而俯者與夫槁死無以異  
矣春雷一振必歆然翹首與生為徒况有吹律者召  
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奮矣其知風之自乎  
既得位當行之無忽禹錫再拜

答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吾兄不知愚無似猥以書見攻其非且曰我與子中外屬當為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按舊儀凡兄弟之齒有唯無伏它以是為衰其於匹敵即前云願後云白而已大曆初李贇皇賈常侍猶守之無渝二公何人也我與子何人也烏有從未俗以姑息為禮而不虞識者所窺邪其旨云爾愚得書退而思惟愀然自賀曰在怕人為宜而在愚為過豈不能幸歟故盡言於兄期有以相暢耳夫禮之文為著定宜尊宜卑猶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稱謂一立古先聖賢所不敢移管敬仲不敢當命卿之饗虞人不敢承士之招先

禮而後身也汲黯不為大將軍而虧九卿王祥不為錄尚書而屈三公先道而後時也是則非據之榮雖君命有所不受非道之利雖衆尚有所不為兄長於大曆初嘗接前輩游故其風采去承平時不甚相遠愚長於貞元中所與游皆後來諸生然猶於稠人廣坐時聞老成人之說灌注耳目班班然不絕如綫其後為御史四方諸侯悉以書來賀校其禮皆駁不同唯洪州牧李常侍巽潭州牧楊中丞憑始言執事其它如儀而同在憲司者咸以二牧為不遜愚時與其僚柳宗元昌言於衆曰監察八品也當衣碧言執事

為宜不當經怪衆咸听然而咄復謂愚云子奚不碧  
其服邪其不堪執事色深不可以言解及謫官十年  
居僻陋不聞世論所以書相問訊皆昵親密友不容  
變更而時態高下無從知耳前年祇召抵京師偶故  
人席夔談因及是事乃知與十年前大殊至有同姓  
屬尊致書於屬卑而貴者其紙尾言起居新婦夔獨  
竊笑之而已然猶不敢顯言詆之今有人謂東為西  
者一言發則凡人嗤為駭且狂苟不衆非之則東西  
易位久矣尊卑失其儀恬而不怪安得使人如東西  
不敢易之哉曾子有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民之

愛人也以姑息謂古人悉朴且賢則斯言不當發於  
洙泗間耳蓋三代之尚未嘗無弊由野以至僿豈一  
日之為漸靡使之然也嫉其弊而救之以歸于中道  
以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明之斯易也  
語曰俟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俟自圓之木則千  
歲無一輪軌矯揉之器者視之灌叢無非良材耳竊  
觀今之人於文章無不慕古甚者或失於野於書疏  
獨陋古而汨於淳二者同出於言而背馳非不能盡  
如古也蓋為古文者得名聲為今書者無悔吝如水  
走為閔



冰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苟或虛授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唐虞宣力之寄之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答高位豈意聖慈弘獎天澤薦加以燮贊之崇名被庸虛之陋質懼速官謗有玷大猷伏以宰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于慘舒惟以材陞例無平進舉不失德則副蒼生之心苟非其人或致外夷之哂臣雖愚昧嘗覽前言豈敢冒榮遂安竊位輒思事理冀盡芻蕘若以汴河要津漕運所切徐方倣援師旅未寧謹當上稟獻謀下貞戒律克期而進屈指可平勵衆之先是

臣之志既行其事必在正名所加節制安敢飾讓至於銀青貴服金鉉重名勲績無聞豈宜濫及伏乞賜寢前命俯亮愚衷微臣遂知止之宜聖朝無不稱之服名器斯慎退讓有聞遐邇聆風孰不知勸其新授官告謹重封進無任懇禱屏營之至

謝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蒙獎拔超踐鈞衡慮玷大猷昧死陳讓再奉嚴旨不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臣聞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處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雖協夢而求無聞秉鉞之寄登壇以拜不兼調鼎

之榮授受惟艱伊昔猶爾况臣庸瑣何以克堪陛下  
玄造曲成大明私照俾掌戎律復參廟謨寵光之崇  
在臣已極毫髮之效於國何施謹當罄竭微誠奉遵  
至教伏天威以懾不類敷聖澤以遂群生上分旰食  
之憂下塞素餐之責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  
俯賜昭鑒臣恪居官次遐守藩維不獲伏謝彤庭陳  
露舟慊心存闕下同犬馬之戀恩身在淮濱仰雲天  
而結思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於此青書謝手詔表

詔後批云朕自書

臣某言中使闔忠信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手詔

拜捧紫泥跪伸金簡承旨見聖神之略感恩知身命  
之輕中謝臣素乏異能幸逢昌運猥當旄鉞之寄未

靖祇氛榮分台鼎之名何階啓沃竊位斯久速尤是  
虞豈謂玄化曲成鴻私荐及特紆睿思親灑仙毫降  
自九重粲然五色初喜麗天之象遠燭輝光旋驚垂  
露之蹤曲覃霈澤鸞鳳騫翔而變態煙雲舒卷以呈  
姿賦彩飛文聳神蕩目恭惟國寶何幸家藏感極涕  
零莫知上答應緣軍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無任欣  
戴屏營之至

謝貸錢物表

臣某言中使南宮懷珍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  
詔天光下濟叡澤曲流銜恩未酬居寵彌懼中謝臣  
受任斯極微功莫施昨以封略未宣干戈猶動壽春  
固壘以備盜淮甸興師以扞姦經費所資數盈鉅萬  
餽餉時久供億力殫慮始圖終不敢緘默輒陳管見  
上黷宸聰伏蒙聖慈特遂誠請遠承如綽之旨特假  
聚人之財軍須不愆士氣彌振糗糧既備永無半菽  
之虞襦袴足頒遠超挾纊之感是為說使咸願先登  
臣忝總戎倍百欣荷伏以上分國用俯濟軍興俟清  
煙塵謹備償納金簡

請赴行營表

臣某言臣自守淮濱已周星紀虔奉朝典粗安遐方  
素效未聞新恩荐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蚊蚋負山  
力誠不足鷹鷂逐鳥志則有餘臣再授兵符夙參軍  
幕被堅執銳雖未經於戎行制勝伐謀亦嘗習於事  
業自忝藩翰屬時清平無施汗馬之勞但詠橐弓之  
什今則幸遇殊獎委之專征以身率先是臣素志况  
聞徐州士衆本無叛心倉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  
臨疆場親領紀綱裂帛繫書諭其禍福推牛饗士養  
以威聲冀宣皇風煦茲蠢類以忠義感脇從之伍以



含弘安反側之徒革面悅心期乎不日其揚州留務  
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伏乞聖慈俯賜昭鑒

謝兵馬使朱鄭等官表

初除侍御史續自除中丞異姓王

臣某言奏事官常溫特蒙聖恩重賜朱鄭等官告宸  
象昭回煥然下燭榮分右職光賁遐藩中謝臣伏以  
朱鄭朴忠為心沈毅見色當建封禦侮之寄見張悖  
提孩之年昨者隸職徐州分鎮蘄縣繹騷之際梗亮  
彌彰歷險而來寔繁其旅詳探本末有足褒稱輒具  
奏聞恐須獎勸伏蒙睿鑒俯亮微誠優詔先行已階  
直指之列殊私荐至超陞獨坐之崇戶領三千爵踰

五等恩生非次感異常倫轅門有光武旅增氣遂使  
感激之士希勇爵以捐軀猖狂之徒聆聖澤而悅性  
風行草偃其勢必然臣忝總戎麾倍百欣荷

賀復吳少誠官爵表

臣某言中使宋惟澄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  
及昭示洗雪吳少誠等事天地弘覆燾之恩雷雨施  
渙汗之澤瑕累咸滌危疑獲安中謝臣伏以少誠擅  
興兵戈事生誑誤自王師致討天威下臨曾無悖辭  
亟聞引咎初懷疑懼雖擁衆以偷生旋感聖神屢拜  
章而請命陛下仁深解網慮軫納隍念餽餉飛輓之

勤閔戰爭暴露之苦舉茲宥過之典副彼效順之誠  
一方承再造之恩九有覩惟新之化敷鴻霈而覃及  
蠢類鼓仁風而臻于大和罷析銷鋒自茲而始臣謬  
膺重寄虔守遐藩不獲稱慶瑤墀陳露丹懇仰瞻宸  
極倍百常情無任慶抃屏營之至

賀徐慶王等表

臣某言中使李國真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  
鴻澤浹下大明燭幽曉諭便藩慰安稠疊中謝臣伏  
覩天書恭承睿旨弘愛人屈已之道酌因時適變之  
宜擇賢王作鎮徐方俾張悖便主留務上則成邦家

磐石之固下則副士衆拜章之請戚藩之寄斯重舊  
勳之祀獲全丕變猖狂之徒咸躋仁壽之域既弘在  
宥坐見止戈率土人臣孰不欣說臣素乏方略謬荷  
寵光猥塵將相之名無施分寸之績遭逢若此報效  
蔑聞官謗已興渥刑宜及陛下恩深覆載道務含弘  
恤公私餽餉之勤念吏士鋒鏑之苦特紆神筭昭發  
德音危疑獲安制置惟固好生宥過誠陛下開網之  
仁尸位無功重徵臣素餐之責周章跼蹐胡顏自安  
但以遐守藩條恪居官次不獲仰謝雲陛陳露血誠  
未遂周任知止之言敢逃臧文竊位之咎無任戰越

之至固於時上之言始於文海之上也無以強  
臣其言伏承義陽公主薨表并心惟聖懷悼增切伏以  
公主妍姿令則冠絕天人稟教皇宮已挺柔嘉之德  
降嬪御族益彰貞粹之儀方期作範壺闈長榮邸第  
豈意遽茲短曆奄謝昌辰伏慮陛下軫念未捐深慈  
莫遣有虧常膳設宮懸臣子之情不任惕戀况聖  
凡禮異邦家制殊伏願道齊彭殤理達修短割肌膚  
之愛慰寰海之心率土人臣孰不相慰無任懇悃屏  
營之至

國寶文慰王太尉薨表

臣某言伏承成德軍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王武俊  
今月某日薨沒伏以武俊生逢昌時天授忠節奮揚  
義勇茂建勳庸秩冠朝端參燮和於台鉉姻連戚里  
承嘉慶於雲霄榮掩華夷事高令昔方膺作翰之寄  
遽迫歸泉之期臣云亡梁木斯壞伏惟陛下君臣  
義重存沒感深臨冊祔以興懷聽鼓鞀而軫念臣恪  
居官守奉慰無階悲慟之誠有加常品謹遣某官某  
乙奉表陳慰以聞

丁奉奉刺懸象聞

武官奉奉懸無割悲憫之流於以...

齊重并起為新朝無新以與...

蘇蘇請泉之賦思思之占...

承嘉數然雲霄紫雲華...

美會必與運和...

全代某日...

自某...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二 表章二為淮南杜相公佑修凡十一首

謝冬衣表一首

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表一首

尚籍謝曆日而暗口暗表一首

論廢楚州營田表一首

謝春衣表一首

謝男師損等官表一首

謝墨詔表一首

謝端午日賜物表一首

謝冬衣表一首

臣某言中使王國清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

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冬衣兩副大將  
衣四副者大明昭回遠燭下土殊錫稠疊延及偏裨  
慶抃失圖捧戴相賀云云臣謬承委寄獲守藩條灰  
琯屢移塵露無補陛下至仁天覆玄化風薰頒以兼  
衣賁茲瑣質降自天府光于轅門緘滕既開覩綵章  
之盛飾蹈舞而服發溫煖於祁寒愧塵補衮之名更  
荷解衣之賜恩波下浹將校同霑共戴殊榮咸思竭  
節生成是荷雨露難酬無任懇悃慙荷之至

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表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書其濠泗兩州令

臣依前收管臣謬承寵光作鎮淮海位均九伯權總  
十連內省無堪常恐不逮豈謂恩私曲被封略有加  
慙無報政之勤重受分憂之寄伏以兵戈方息閭里  
未安謹當奉宣皇風慰彼黔首且責成於牧宰期不  
失於澄清伏惟聖明俯賜昭鑒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謝曆日面脂口脂表

臣某言中使霍子璘至奉宣聖旨存問臣及將佐官  
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及貞元十七年新  
曆一軸臘日面脂口脂紅雪紫雪并金花銀合二合  
稜合二皇明遠燭殊錫荐臻抃舞失容捧戴無措伏

惟皇帝陛下立極御人順時布政禮崇大蜡澤浹遐  
藩臣叨榮日深竊位時久謬回宸眷猥降玉人天書  
下臨觀三光之照耀玉曆爰授知四氣之環周雕奩  
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含液騰芳頓光蒲柳之容  
永去癘疢之患命輕恩重上荅何階無任感抃屏營  
之至

謝墨詔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  
又以臣所奏羅珣及裴靖政理有方今各賜手詔激  
賞者恩降重霄澤流下土義存獎勸榮冠等夷臣昨

以羅珣裴靖勵精吏理効用著明人咸說安俗致殷  
阜恐須甄錄以勸在官輒獻封章具陳成績伏蒙  
鑒俯亮愚衷載嘉理行之尤光示絲綸之旨守道者  
益以固志懷慝者由是悛心激俗化人於茲為大臣  
謬司廉問職在澄清幸遇旌善之時獲免蔽賢之責  
無任欣感之至

論廢楚州營田表

臣某言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  
以楚州營田廢置事今臣商量奏來者跪奉天書恭  
承勅旨道存致用義在隨時云云伏以本置營田是

求足食今則徒有糜費鮮逢順成刈穫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闕常假於供司較其利害宜廢已久比來循守舊制不敢輕有上陳皇明鑒微特草斯弊取其田蓄授彼黎蒸仍俾薄租誠為至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須量沃瘠用立程度臣已追里正臣與商量利便謹具別狀奏聞伏惟聖慮俯賜詳擇無任震越屏營之至

請朝覲表

臣某言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懇誠所至敢不罄陳伏惟聖明俯賜矜察云云臣代受國恩忝承門蔭

脫巾筮仕敢期榮名陳力效官靡樹聲績始因孤直驟歷清班復加朝獎作藩外府遠違輦下十有四年恪守淮瀆逮今一紀犬馬懷戀寢興匪遑蒲柳易衰遲莫俄及竊位時久妨賢愧深况歷官已來四十八考祇奉朝謁時纔二周服勤郡符荏苒垂老屏營魏闕之思夢想承明之游如迫餒寒不忘衣食伏惟睿鑒俯亮愚衷蚤賜擇人與臣交代授受之際冀無可虞然後脂車奔赴京輦微願斯畢雖死猶生臣頃以戎務方殷猥加宰輔今既事罷實慙此名為有藩鎮同時未敢輕上印綬伏以聖朝赫赫左右惟賢漢愧

得人周慙多士臣才略既短齒髮又衰柄用之地甘心自絕所冀退歸舊里沐浴皇風絕鍾鳴漏盡之譏展維桑與梓之敬匪惟名器不假實貴骸骨可全知止之心神祇所鑒無任懇悃怔營之至

謝春衣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春衣兩副大將衣四副王人捧詔御府降衣寵光不隔於遐藩慶賜猥霑於裨將臣素乏器能謬膺驅使每慙效薄常懼食浮陛下覃以至仁均其厚施寧元和而布澤順時

律以頒衣出自禁中賁于臣下執領禮而抃舞失次被纖柔而頽眊增輝舉體動容既安且吉在身不稱恐招鶴翼之譏居位無功叨受鶴紋之賜下延將校同荷生成

謝賜門戟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裴邁狀報今月九日軍器使梁延壽奉宣進止付所司准省牒賜臣門戟十二竿者恩降雲天榮加門戶承旨慶抃省躬慙惶伏以禮著等威朝有命數是昭懋賞必在疇庸臣謬荷寵光素無績效旌旄之寄已忝外藩祭戟爰列更光私第竊



于振闡慶及于孫覩茲盛儀實愧虛受無任欣戴屏營之至

謝男師損等官表

伏見今月一日制授臣長男師損祕書省著作郎次男式方太常寺主簿又得進奏官裴邁狀報伏承聖恩特降中使送官告到臣宅分付師損者寵渥非常授任不次驚躍無措覩懼失容云臣謬分重寄獲守外藩受恩既深無績可紀男師損等器惟凡品教關義方蚤沐叡慈已階官次每懷塵忝常識滿盈豈謂鴻霈曲覃大明私照寬臣尸素之責念臣葵藿之

誠下延胤息叨踐班級天書出禁中貴臨門榮冠等夷慶流宗族况著作乃論撰之地唯才更是居太常寔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願茲庸昧忽此超昇內省慙惶若墜冰谷伏以聖朝立制建官惟賢名實無乖輪轅盡適微臣父子獨為幸人非據踰涯自中徂外虛受丘山之賜實增負乘之憂進退彷徨不知所據無任戰汗屏營之至

謝端午日賜物表

臣某言中使劉光弼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并衣一副金花銀

器三事綵絲一軸大將衣四副綵絲五軸寵光薦至  
慶賜曲霑抃舞失容捧戴無力伏以朱明仲月端午  
佳辰萬國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露之澤臣幸逢休  
運獲守外藩叨承獻慈猥受榮賚發詔而煥窺宸象  
振衣而頓失炎威色絲表祥載光於佩服珍器充玩  
盡飾於圓方恩輝既盈喜懼交集下延禪將共荷鴻  
私無任感戴之至

謝墨詔表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  
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恩降紫泥澤流下

上跪奉自天之命遙馳捧日之心云伏以皇帝陛  
下凝旒穆清軫念黎獻已洽雍熙之化尚存宵旰之  
勤遠降王人特迂宸翰慰安稠疊曉諭便蕃任重力  
微不知上荅應緣戎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伏乞皇  
明俯賜昭鑒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二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三 表章三

為杜司徒讓度支等使表

為杜司徒謝追贈表

為杜司徒讓立去思碑表

為李尹賀獻懿二祖表

為京兆常尹賀兩止表

為常尹賀祈晴獲應表

為常尹謝許折糴表

為常尹賀元日祥雪表

為常尹賀春雪表

為京兆李尹賀兩表

為李中丞謝紫雪等表

為李中丞謝鍾馗等表

為杜相公謝鍾馗等表

為武中丞謝新茶表

為武中丞謝春衣表

為武中丞再謝新茶表

為武中丞謝新橋表

為武中丞謝柑子表

為武中丞謝冬衣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者臣久塵高位尸

素已多更受新恩滿盈為懼

登寶位光纂鴻猷擢用之間華夷聳聽况利權所在

宜適變通國計是資須明輕重當至化鼎新之日是

微臣遲莫之年將何以上副宸衷下成庶務進退惟

谷冰炭在懷輒罄愚誠冀回天監陳力無補庶遵周

任之言循涯若驚敢飾范宣之讓慙惶跼蹐倍萬常

情謹奉表陳讓以聞

情謹奉表陳讓以聞

杜司徒謝追贈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竊贈臣亡父先臣某官尚書左僕射者時逢霽澤禮極徽章云臣家受國恩至臣累葉常懼不克負荷以忝前人豈意多幸遭逢猥居高位陛下應乾御極作解庇人恩浹寰區禮成宗廟垂仁布德自葉流根紫書忽降於重霄密印榮加於厚夜星霜增感蒸嘗有輝非臣殞越所能上報無任感咽屏營之至

杜司徒讓淮南立去思碑表

臣某言伏見淮南節度使王鏐所奏當道將吏僧道

耆壽等請為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允其所奏臣內惟菲薄聲績無聞祇荷恩私慙懼交至云臣伏蒙

先朝過獎累典方隅頃鎮江都十有四載數周星紀水旱備經境接淮瀆兵戈時起至於邑里粗免流離非臣所能悉稟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奚假吏師當漢宣責實之時皆承認旨王鏐與臣交代輒有上聞况以去思為名慙無可紀之績伏以建碑有制甲令垂文苟非至公翻益貽誚臣伏覽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入為尚書南海之人請為刊石璟自遜讓至于再三雖勅其文竟從降制著在國史垂為美談璟非

苟榮人益見德臣才誠不逮心實慕之伏乞聖慈賜  
寢前命臣情非飾讓義在徇公

云云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今月某日奉遷獻祖懿祖神主  
祔于德明興聖皇帝廟盛禮云畢宗祧永安云伏  
以太祖景皇帝膺期撫運啓封于唐為百代不遷之  
宗開三靈眷命之兆頃以本朝初建清廟備儀一祖  
冠西室之先景皇闕東向之位諸儒獻議歷載未行  
陛下濬發叡謨旁延正論爰詔多士會於中臺酌三  
禮之前文參百王之故事講貫斯定詢謀僉同揆日

展儀考祥視履配貴神於遠祖正尊位於始封廟貌  
有嚴禘嘗允穆示人以孝得禮之中既觀秩秩之容  
必降穰穰之福臣職居內史屬忝本枝躬導盛儀獲  
申誠敬無任感說屏營之至

臣某言今京兆常尹賀兩止表

夏卿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吳文政奉宣聖旨緣今年雨  
多恐傷苗稼諸有靈跡處並宜祈禱者臣謹檢尋祀  
典方議徧祠惟德動天倏已澄霽伏以至教惠農兆  
人務本今歲宿麥茂於常年爰自季春遂逢多雨蓋  
陰陽常數有以推遷而隴畝之間未聞傷敗陛下勞

謙思切覆育恩深或慮成災先期軫念昭薦未陳於  
方社獻誠已格於上玄文明煥開陰曠潛掃有年之  
慶實兆於茲辰先天不違曼超於前代臣謬司京邑  
虔撫蒸黎欣抃之誠倍百群品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臣某言今京兆常尹賀祈晴獲應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中使某奉宣聖旨以霖雨未晴  
諸有靈跡處並令祈禱者臣當時於興聖寺竹林神  
親自祈祝兼差官城外分路徧祠伏以神祇效靈景  
物澄霽兆庶覩動天之德大田俟多稼之期臣謬荷  
恩輝忝司京邑抃說之至實倍常情

臣某言今京兆常尹謝許折糴表

臣某言伏奉詔旨以臣所請畿內折糴宜令度支計  
會定數奏來者天慈廣被人瘼是求臣自理京邑不  
先威刑唯務便安所期富庶每因賜對常奉德音府  
縣之間巨細令奏伏以聖明在上風雨應時順成之  
年穀糴常賤若無輕重之法必利兼并之家輒敢上  
聞請行折糴天光下燭人隱無遺宣付所司允臣所  
奏事關理本惠及生靈臣忝尹京倍百欣荷無任歡  
躍屏營之至

臣某言今京兆常尹賀元日祥雪表

臣某言伏以去冬已來久無雨雪臣每於內殿親奉  
德音以宿麥未滋為虞以兆人生疾為念聖情所屬  
神理潛通獻歲發春佳雪肇降當夷夏會同之日觀  
天人合應之徵迎喜氣於三元浹歡心於萬國癘疢  
永息豐阜可期臣以疾疹未平步趨有阻伏蒙恩貸  
已具奏聞謹於光宅寺中管當本務不獲隨例稱慶  
明庭既覩嘉祥益彰聖德無任欣躍屏營之至

會真樓  
京兆韋尹賀春雪表

臣某言伏奉詔旨充某郡主禮命使謝恩之日親承  
德音以春初已來雨雪猶少慮妨農事有軫睿慈今

當下嫁之辰克致上玄之感雲生河漢及佳期而降  
祥雪滿寰區應豐年而呈瑞臣官當撫字職在肅雍  
慶抃之誠實倍常品

京兆李尹賀雨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以時雨愆候有妨耕農應諸有靈  
跡處並令祈請者德音才發膏雨驟飛滂霈已周動  
植咸說云云伏以久愆時澤上軫聖慈爰命禱祈俾  
申誠敬神應如響天且不違未興雲漢之詩已致桑  
林之雨臣謬司京邑虔撫黎蒸觀豐年之可期同比  
屋而稱慶無任欣抃之至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紫雪紅雪面脂等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紫雪紅雪面脂  
口脂各一合深豆一袋特降玉人俯臨私第銜恩慶  
抃省已慙惶云云臣謬荷寵私素無績效空變星霜  
之候猥霑慶賜之恩跪捧雕奩榮觀珍藥功能去疾  
永絕於癘痲澤可飾容頌光於蒲柳生成是荷雨露  
難酬無任感戴

李中丞謝鍾馗曆日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畫鍾馗一新曆  
日一軸恩降雲霄先生里巷雖當歲莫如煦陽和云云

伏以將慶新年律循故事績其神象表去癘之方頌  
以曆書敬授時之始微臣何幸天意不遺無任感戴  
屏營之至

杜相公謝鍾馗曆日表

臣某言高品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鍾馗一新曆日  
一軸星紀方回雖逢歲盡恩輝忽降已覺春來云云  
伏以圖寫威神驅徐群癘頒行肆曆敬授四時施張  
有嚴既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為掌握之珍瞻仰  
披尋皆知聖澤無任欣戴之至貞元二十一年十二

月日

武中丞謝新茶表 元衡

臣某言中使竇國安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降  
主人光臨私室恭承慶賜跪啓緘封云伏以方隅  
入貢採擷至珍自遠爰來以新為貴捧而觀妙飲以  
滌煩顧蘭露而慙芳豈柘漿而齊味既榮凡口倍切  
丹心無任歡躍感恩之至貞元二十年三月日

武中丞謝春衣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奉宣聖旨賜臣春衣一副王人臨  
第御府降衣杯舞失容捧戴無措云伏以律當春  
莫慶洽時邕萬物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靈之澤臣

受任非次速尤是虞方懷匪服之憂更荷解衣之賜  
恩加盡飾拖朱紫而為榮受非以庸顧形影而增愧  
丹誠徒罄玄造難酬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武中丞再謝新茶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沐深  
恩再霑殊錫承旨慶抃省躬慙惶伏以貢自外方珍  
殊衆品效參藥石芳越椒蘭出自僊厨俯頒私室義  
同推食空荷於曲成責在素餐實慙於虛受

武中丞謝新橘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新橘若干顆特

降恩光猥頒慶賜珍踰百果榮比兼金伏以丹實初  
成苞貢爰至芬馨味重方列於御筵雨露恩深忽露  
於賤品感同推食事等絕甘豈唯適口為珍實冀捐  
軀上答

武中丞謝柑子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柑子若干顆特  
降殊私再頒名果自遠稱貴以新為榮伏以方貢外  
來人間未覩黃苞輝穎彫俎增華芬芳初佐於大庖  
慶賜遂沾于凡口甘踰華實剖食既同于楚謠寒比  
柘漿析醒何慙于漢史感恩思效倍百常情

武中丞謝冬衣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冬衣一副恩降  
重霄榮加陋質承旨慶抃省躬慙惶臣受任已來微  
效莫著每更時律慙曠官常豈謂玄造曲成鴻私荐  
及念茲戒寒之候錫以禦冬之衣抃舞失容顧眄增  
飾鶴紋是錫遠慙晉代之賢鶴翼不濡實懼曹風之  
刺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